

野客叢書附錄

三







野 客 叢 書  
附 錄  
(三)

王 楙 撰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野 客 叢 書

附 錄  
三 冊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王

楙

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 野客叢書附錄

## 野老紀聞

先人舊在唯室陳先生講席。及見諸所從游。如和靖尹先生之流。有野老紀聞數篇。未暇詮次。姑錄梗槩於此。

林文節作啓謝諸公。於蘇子由有一聯云。父子以文章冠世。邁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冠鼂董公孫之對。言淵雲司馬皆蜀人。及紹聖中行子由謫詞云。父子兄弟。挾機權變詐。驚愚惑衆。子由捧之泣曰。某兄弟固無足言。先人何罪邪。紹聖初。在外制行元祐諸公謫詞。是非去取。固時相風旨。然而命詞似西漢詔令。有王言體。於蘇子瞻一詞。尤不艸艸。蘇見之曰。林大亦能作文章邪。其詞有云。若譏朕過失。亦何所不容。乃代子言。詆誣聖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又曰。雖汝軾文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然而自絕君親。又將誰對。

或問新唐書與史記所以異。余告之曰。不辨可也。唐書如近世許道寧輩畫山水。是真畫也。太史公如郭忠恕畫天外數峯。略有筆墨。然而使人見而心服者。在筆墨之外也。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脩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爲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擐甲誓師。出抗而死。

子由作文潞公麻詞云。郭氏有永巷之嚴。裴公有綠野之勝。乃饒文公歸洛致語耳。非王言也。子由代兄作中書舍人啓。稱伏念某艸茅下士。蓬華書生。子瞻以筆圈伏念某用。但卑末三字。蔡元長作問宗良麻詞曰。遂升開府之司。

退之作平淮西碑。功歸裴度。李愬不服。後命段文昌爲之。東坡作上清儲祥宮碑。後坐元祐黨人所爲。命蔡元長易之。文詞相去什伯矣。

蔡元長題泗州塔名。泗州大聖之塔。及魯直過。改題爲大聖僧伽之塔。

靖康末。虜人立張邦昌。顏博文作赦書云。無德者亡。知謳歌之已去。當仁不讓。信歷數之有歸。等語。無非吠堯之辭。聞者駭愕。及以大寶歸。上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意在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誓將誑楚。

宣和乙巳。上皇內禪。吳敏元中建議。及謝門下侍郎表云。上皇勸勤。授皇圖於元子。微臣攝直。適視艸於禁中。初無一言。以贊大議。君子與其不伐。

司馬文正不喜孟子。作疑孟十餘篇。皆求瑕語。余欲作辨疑示後人。未暇也。晁說之以道。自云受學於司馬公。因作詆孟一書。江南僧宗杲云。晁以道可謂不善學柳下惠矣。

國朝修史。書盜賊王捉鬼之屬。不滿數千人。亦載於史。義似未安。齊豹書盜而不名。春秋之法也。狄青爲樞密使。自恃有功。驕蹇不恭。怙惜士卒。每得衣糧。皆負之曰。此狄家爺爺所賜。朝廷患之。時文潞

公當國。建言以兩鎮節度使出之。青自陳無功。而受兩鎮節旄。無辜而出。與外藩仁宗亦然之。及文公

以對上道此語。且言狄青忠臣。公曰：太祖豈非周世宗忠臣。但得軍情。所以有陳橋之變。上默然。青未知。到中書。再以前語白文。公文直視語之曰：無他。朝廷疑爾。青驚怖。卻行數步。青在鎮。每月兩遣中使撫問。青聞中使來。卽驚疑。終日不半年。疾作而卒。皆文公之謀也。

蔡京爲翰林承旨。陳瑩中已言治亂之分。在京用否。蔡元康濟問之曰：京。小人也。尤好交諸宦者。京得志。則宦者用。京與宦者得志。天下何以不亂。靖康初。貶京分司。與瑩中贈諫議大夫命齊下。

方惟深子通。隱於吳。吳人宗之。以詩行。其詩格高下。似晚唐諸人。絕不喜蘇子瞻詩文。至云淫言褻語。使驢兒馬子決驟。胡文仲連因語及蘇詩云：清寒入山骨。艸木盡堅瘦。子通曰：做多自然。有一句半句道得著也。余問何至。曰：子通及識蘇公。蘇公之譏評詩文。殆無逃者。子通必嘗見薄於蘇。故終身銜之。李景夏問章子厚曰：鄒浩諫立后。何不與閒曹場可。卻寘獄遠貶。就其名聲。子厚自失。良久曰：君不知先帝怒甚。

李漢老云：汪彥章孫仲益。四六各得一體。汪善鋪敘。孫善點綴。

林季野觀魯直詩。紬繹再四。云：詩未必篇篇佳。但格制高耳。

蔡京與了翁有筆研之舊。了翁深疾之。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殿差晚。杲日照耀。衆莫敢仰視。京注目久而不瞬。謂同省曰：此公真大貴人也。或曰：公明知其貴。胡不少貶。而議論之間。有不恕。何邪。了翁誦老杜詩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且此人得志。乃國家之大賊。天下之大賊。遂以急速公事請。疏京悖逆。

姦詐十事

楊龜山見李伯紀責降中造宅。謂人曰：李三好閒不得。

余嘗論作詩文。若不得其道。則千詩一詩。千句一句。自少壯至老熟。猶旦暮也。居仁之於詩。每一見一變。至於今駸駸乎其未已。此豈偶然哉。

山谷云：詩意無窮。人之才有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能盡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

韓退之答李翱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爲文養氣妙處。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己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深戒。

漢高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溫潤。去先秦古書不遠。後世不能及。至孝武詔令。始事文采。亦寢衰矣。凡讀史。每看一傳。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道義。或才德。大節無虧。人品既定。然後看一傳文字如何。全篇文體既已了然。後採摘人事。可爲何用。奇詞妙語。可以佐筆端者。記之。如此讀史。庶不空遮眼也。若於此數者之中。只作一事功夫。恐未爲盡善耳。此唯室看史法。

東坡三馬贊。振鬣長鳴。萬馬皆暗。此皆記不傳之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盡。尤爲極致。如禮記左傳可見。石林每夜必延諸子女兒。婦列坐說春秋。聽者不悅。翁翁又請說春秋邪。



石林作文必有格。昭慈上仙。石林入郡中制服。館於州北空相寺。方致思作慰表間。門人有見之者。方坐復有謁者至。石林出迎接。案上有一編書。題云文格十七。啓之。乃唐人慰表十三篇。皆當時相類者。石林凡看文字。採兩字以上對句。舉子用作賦。入仕用作四六。顯達用作制誥。兩字議論。舉子用作論策。入仕用作長書。顯達用作劄子。

陳瑩中云。元豐乙丑爲禮闈檢點官時。范淳夫同在院。與淳夫同舍。因語及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范公言。惟伯淳先生能之。余問曰。伯淳謂誰。范公默然。久之曰。君乃不知有程伯淳乎。余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之。余時年二十九。自是常以寡陋自愧。

易乾卦一陰生爲姤。二陰生爲遯。陰小人象。陰至於二。則二與五相應。是君子與小人相應。而君子則當遯矣。故二陰生卦則爲遯。此沈濬道源云。

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曲善。孽地以行呼之聲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爲巨擘者。卽蚯蚓之大者。蓋先嘗謂蚓而後充其操。注以爲大指。非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旣入其豎。又從而招之。說者以爲豎。闌也。非也。香白芷之類。異名豚之所甘。旣放之得所。又招之。非善治邪說者也。

秦相檜自遭施全見刺之後。常獨處一閣。雖奴僕。非命不敢輒入。季年遼豫。三衙楊存中成閔趙密往問疾。召入室中。款語久之。言及近日表勳。酒頗佳。表勳賜酒名也。各贈兩器。皆降階謝。復坐。願無僕從。自

攜出室亦見駕馭之術。

稅欲外嚴而內寬。酒欲內嚴而外寬。

顯仁遺詔曰。東宮有千八百三十萬緡奇數爲獻遺。世多疵文潞公遺張貴妃燈籠錦事甚曖昧。蓋家人之節不謹。故爾。文公初不知也。然公安受其謗而不辨。益見文公之容。

釋氏但知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原其學本於和順於道德。至理於義則違之。故治國不得。

胡如村言。嘉祐以前士風。宰相與庶官書啓。具銜前名後押字。外封全寫銜。封皮上頭乘簽子云。書上某官。士人用名紙。有官卽不用。弔慰人卽用名紙。如見士人敬之者。亦用門狀。見常人卽以手狀。

# 野客叢書

宋王先生壙銘

學生通直郎權發遣安豐軍事沿邊都巡檢使郭紹彭撰

學生通直郎知台州天台縣主管勸嚴公事盧憲敬書

學生新楚州司法參軍張愿題蓋

嘉定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笠澤王先生以疾終。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於吳縣橫山先隴之側。其孤德文。號泣致書。走介千里。訴曰。先君不求聞達。所以傳信於後者。必託諸銘。君從先君游。知之實詳。敢請紹彭。先大夫僑居笠澤。先生年甫弱冠。籍籍有能文聲。先大夫禮致齋館。喜曰。汝得所矜式矣。受業六載。開迪弘多。先大夫日夕相與優游宴處。定爲文字交。繼宰華容。力挽偕行。先生以親老辭。雖相望荆浙。先生得一善。必以告紹彭。先大夫一觴一詠。未嘗不屬意先生也。先大夫平時許與。每以遠者大者期之。曾不少見於世。則次其顛末。今何敢辭。先生諱懋。字勉夫。家本福之福清。自其曾大父徙平江。後居笠澤。先生質□□悟。趨向端方。少失所怙。事母以孝聞。與人交。誠實無虛語。有義事。雖窘匱。必竭力爲之。清澹寡欲。刻苦嗜書。寬厚長者。恥言人過。鄉里皆稱爲善人君子。少嘗有志功名。蹭蹬不偶。自母夫人歿。悉棄所習。不復逐時好。取世資。或以勸之。泣曰。祿不逮親。尚奚望。榜所居曰分定齋。先大夫及浙西參議陳公造爲文。

以記之。富貴利達。恬不關念。安於義命。若此。杜門著書。留意古學。有野客叢書三十卷。巢睫橐筆五十卷。叢書門分類聚。鉤隱抉微。考證經史百氏。下至騷人墨客佚事。細大不捐。士大夫爭先謄寫。親族之仕達者。欲鋟木以傳。先生辭之。顧語弟子曰。吾目未瞑。且將有所增益。嘗以文謁石湖先生。一見爲之擊節。雅相推譽。客於湖南倉使張公顧之門。逾三十年。賓主相驩如一日。人皆賢之。晚得拘攣之疾。坐臥未嘗廢卷。易簣之夕。神觀不亂。作詩一絕。擲筆而逝。享年六十有三。詩中有趁著帆風便上船之句。胸次夷曠。可知。娶葛氏。能盡婦道。男二人。德文之文。皆業進士。嗚呼。才大者用必宏。先生之才。獨嗇於用。德博者壽必遐。先生之壽。不報其德。命矣夫。若其譜系之詳。與先世履行之美。則有樞密曾公孝寬。司諫江公公望之志銘在。茲不復錄。銘曰。何才之豐。何道之窮。橫山之中。是爲先生之宮。

臨終詩

平生不學口頭禪。腳踏實地性虛天。臨歸不用求纏裹。趁著帆風便上船。



宋浙西參議陳公跋

吾友王勉夫經傳記著辨析凡三十卷其議論之純正稽考之精確鉤摭之博洽信可以不朽盟讀再過還之若手鈔家藏姑俟他日

嘉泰壬戌四月十八日高郵陳造唐卿書

#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二

## 後漢無二名

後漢人名無兩字者。或謂以王莽所禁故爾。僕觀匈奴傳。莽奏今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或者之說。不爲無據。僕謂莽竊取國柄。未幾大正天誅。漢家恢復大業。凡蠱僞之政。一切掃除而更張之。不應獨於人名。尙仍莽舊。然後漢率多單名者。殆承襲而然。恐非爲莽也。兩字名不爲無之。但不至如尋常之多耳。就傳考之。蘇不韋字公先。王延壽字文考。謝夷吾字堯卿。郭延年字公游。此分明知其爲二名者。又有如薊子訓。計子勳。費長房之徒。則知後漢未嘗絕。然無二名者。歐公集古錄。趙氏金石錄。所載東漢碑刻。凡稱二字者。必曰漢人之字。僕固不敢深必以爲漢人之名也。然觀武梁碑。其間言孝子仲章。季章立孫子儵。躬修孝道。安有子孫於父祖墓碑中而稱字者乎。歐公跋楊震碑陰曰。此碑謂賈伯錡。劉顯祖之類。凡若干人。疑其所書皆字。蓋後漢時人。見於史傳者。未嘗有兩字名者。僕謂歐公不深考後漢。安可謂史傳未嘗有兩字名邪。

## 先醒

今稱先生之語。古者亦有單稱一字爲禮者。叔孫通與諸弟子共爲朝儀。曰叔孫生。聖人也。梅福曰。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注。先猶言先生。又觀張釋之髡遂等傳。所謂王生結轡。公卿數言鄧先。張談先。皆此

意也。賈誼新書載懷王問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爲先生，何也？賈曰：此博號也。上者在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謂先生爲先醒也，取其俱醉獨先醒之義。

儒人不作釋氏語

隨筆謂韓文公送文暢序言：儒人不當舉浮屠之說以告僧。其語云：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請也？元微之作永福寺石壁記云：佛書之妙奧，僧當爲予言，予不當與僧言。二公之語，可謂至當。僕觀李翱答開元寺僧書曰：翱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遜乎知聖人之道者也。吾之銘是鐘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給乎下之人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亦是此意。韓李二公，蓋卓然守是見者。元公所言，未免徇乎彼，非真能尊吾道者。至當之語，僕於韓李則然。

古詩香事

王直方詩話云：古詩曰：博山鑪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又曰：氈毼五水香，迷迭及都梁。按廣志：都梁香，出交廣，形如藿香，迷迭出西域。魏文帝有迷迭賦，信乎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口。杜詩也。若谿漁隱謂王直方何鹵莽如此，方論古詩香事，初不論杜詩，遽有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杜詩之語。僕謂漁隱不深察耳。直方蓋謂大凡古詩中多有事蹟，但人讀書不多，見識不廣，所以不知。使不觀廣志等書，孰知都梁等香事，因悟或者所謂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杜詩之語爲

信然。漁隱自鹵莽如此。反謂直方鹵莽。其可笑也。迷迭賦。當時如曹植王粲。應瑒陳琳之徒。皆有是作。不但魏文帝一人而已。故梁元帝志蕭琛曰。迷迭成章。江總表曰。迷迭之文云云。

### 鄭氏詩箋

鄭氏詩箋。極有害理處。不逆其意。而以文害辭。如四月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此詩蓋刺幽王在位。貪殘怨亂。竝興而作。注謂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使我當此亂世。冒先祖爲非人。豈理也哉。不若曰。先祖不以爲人乎。何忍使我當此亂世。

### 陳胡二公評詩

東坡云。詩人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物不可當此。林和靖梅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杏詩。皮日休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冷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僕觀陳輔之詩。話謂和靖詩近野薔薇。漁隱叢話謂皮日休詩。移作白牡丹。尤更親切。二說似不深究。詩人寫物之意。疎影橫斜。水清淺。野薔薇。安得有此。蕭灑標致。而牡丹開時。正風和日暖。又安得有月冷風清之氣象。邪。陳標蜀葵詩曰。能共牡丹爭幾許。柳渾牡丹詩曰。也共戎葵較幾多。輔之漁隱所見。正與二公一同。

### 楊妃讖事

李肇國史補注。言楊妃死於馬嵬梨樹下。店媪得錦韞一隻。過客傳玩。每出百金。由此致富。玄宗遺錄又載高力士於妃子臨刑。遣一韞取而懷之。後玄宗夢妃子云云。詢力士曰。妃子受禍時。遣一韞。汝收乎。



力士因進之。玄宗作妃子所遺羅襪銘。有曰：羅襪羅襪，香塵生不絕。二說雖不同，皆言妃子有遺襪事。僕始疑其附會，因讀劉禹錫《馬嵬行》。有曰：履綦無復有，文組光未滅。不見巖畔人，空見凌波躡。郵童愛踪跡，私手解縈結。傳看千萬眼，縷絕香不歇。乃知當時果有是事，甚合國史補注之說。

以蒲爲脯

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曰：野蒲變而爲脯，苑鹿化而爲馬。銑注：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險，以蒲爲脯，以鹿爲馬，獻於二世。羣臣言蒲與鹿者，陰誅之。按今史記，但聞指鹿爲馬，不聞以蒲爲脯之說。此見漢人雜說。臧榮緒《晉書》常引以爲言。歐陽詢《蒲柳門》載趙高此事，謂出於史記，誤矣。

鼻祖耳孫

今人多以鼻祖對耳孫，自以爲的對。往往不究其義。僕觀揚雄《反離騷》注：鼻祖，始祖也。惠帝紀：應劭注曰：耳孫，玄孫之子也。言去高會益遠，但耳聞之耳。李斐曰：耳孫，曾孫也。皆臆說耳。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音仍。爾雅：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曩孫。曩孫之子爲仍孫。從己而數，是爲八葉。此與晉說同是。則耳當爲仍，非耳字也。考方言：聾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之間，謂鼻爲初，或謂之祖。然則鼻與祖皆始之別名。以鼻祖爲始祖，似未爲是。凡人孕胎，必先有鼻，然後有耳目之屬。今畫人亦然，必先畫鼻。僕嘗疑鼻祖之意如此，未敢以爲是。近觀漫錄，亦有是言，甚與僕暗合。

侯爵員半千宋璟

嘉祐雜志所載三碑。僕嘗考焉。一原甫得漢延熹金鄉守長侯君碑云。君諱成。防東人。其先出自周文之後。封於鄭。共伯賜氏曰侯。厥胤宜多。以功佐國。漢侯公濟。太上皇鴻溝之戾。諡曰安國。君曾祖黼。封明統侯。光武中興。玄孫霸。大司徒於陵侯。僕考後漢侯霸傳。霸河南密人。族父淵。以官者有才。辯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大常侍。而不推原侯公。史失之乎。二白水縣民得員半千墓志云。十八代祖凝。自宋入魏。本姓劉氏。彭城人。以其雅正似伍員。遂賜姓員。僕考唐書本傳。其先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自姓員。或謂凝十世祖。或謂十八世祖。或謂自姓員。或謂賜姓員。傳文與碑不同如此。三邢臺村所得顏魯公撰宋璟神道碑云。公作長松篇。梅花賦。蘇味道以爲有王佐之才。上嘗賜鍾乳。使醫持歸鍊之。或以上藥不宜委之。公曰。推信待物。猶懼不信。作相廷奏二張。則天失色。欲起。李邕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張喜正作相。仰公行事。每閱堂案。見公危言讜論。扼腕長歎。今本傳並不載此數事。而劉禹錫書則曰。宋廣平沉下寮也。蘇公味道時爲繡衣直指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則天聞之。皮日休賦序曰。宋廣平有梅花賦。清新富豔。得南朝徐庾之體。後蘇公味道得而稱之。廣平之名遂振。廣平碑之數事。既不見於史矣。而梅花賦一事。或謂廣平投繡衣使者。蘇公而見稱。或謂蘇公後得此賦。見稱而遂振。二者之言又不同。

陳元方事

陳紀傳云。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至京師。遷侍中。出爲平原相。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謂紀曰。今欲西都。何如。紀云云。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爲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辦嚴。卽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爲尙書令。所載如此。邯鄲淳所著陳紀碑。則曰。用大將軍何進表。選名儒君爲舉首。公車特徵。起家拜五官中郎將。到遷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會孝靈晏駕。賊臣秉政。肆其兇虐。剝亂宇內。州郡幅裂。視事未朞。會刺史敗於黃巾。幽冀二州爭利其土。乃辭而去之。於是老弱隨慕。扳轅持轂。輪不得轉。遂晨夜間行。寓於邳郟之野。袁術恣睢。僭號江淮。圖覆社稷。結婚呂布。送女在塗。君爲國深憂。奮策出奇。以奪其心。卒使絕好。追女而還。離逃姦謀。使不得就。君之力也。惟帝念功。命作尙書令。二處所載。互有不同。傳言紀受董卓之招。碑言紀用何進之薦。傳言紀阻董卓遷都之計。碑言紀敗袁呂結婚之謀。兼摭出以資閱史者。

漢人規戒

魏相爲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而光祿大夫丙吉予之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願少謹自重。藏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爲霽威嚴。翟方進爲京兆尹。搏擊豪強。京師畏之。而青州刺史胡常予之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爲京兆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少弛威嚴。二事甚相類。漢人規戒。率多如此。又如揚惲旣廢家居。治產以財自娛。其爰孫會宗予書。戒以大臣廢退。當閤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通賓客。段會宗年老而遠爲郡護。其爰谷永予書。戒以因循舊貫。無求奇功。司馬遷尊

寵任職。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人之義。衛青既貴。而天下士夫無稱。其故吏蘇建。責以觀古名將之意。漢人於交。爰故舊。動存規戒。其不肯阿意順旨。以陷於非義。此風凜然可喜。

### 呼吸古人名字

前漢魏相傳。相字無音。人多呼爲平聲。以弱翁之字觀之。合作去聲。唐詩曰。身依魏相尊。可據也。郊祀志。公玉帶爲公宿帶。據顏師古注。引呂氏春秋。齊有公玉丹。蓋其舊族。合呼爲本音。而單姓玉者。音宿。如後漢玉況。乃姓宿爾。鼂錯傳。錯字無音。據班固敘傳曰。故安執節。責通誅錯。蹇蹇帝臣。匪躬之故。作措字讀。而潘安仁賦。乃曰。殞吳嗣於局下。蓋獲怒於一博。濟七國之稱亂。翻助逆而誅錯。是協入聲韻也。此如史記司馬錯。錯七各反。又七故反。僕又考之。文字間言驚悸不定曰錯愕。二字多讀爲入聲。而東漢錯愕不能對。乃音措互。知二音蓋通用。四皓之園公。據陳留圉公彭祖風俗記。合云。姓錢名鏗。據史記注。論語注。離騷注。錢字音翦。只此一音。而前輩諸公多作平聲呼。如胡嶧長短句是也。蓋用唐韻音耳。唐韻有平上二音。

### 苻符二姓

苻堅。其先本姓蒲。其祖以讖文改爲苻。符融。其先魯頃公孫。仕秦爲符璽郎。以爲氏。故苻堅之姓從艸。符融之姓從竹。二姓固自不同。而唐義陽郡王符璘碑。合從竹。而書作苻。而苻堅之苻。又有書從竹者。皆失於不契勘耳。僕又考之。漢碑隸書。率以竹爲艸。少有從竹者。如符節之字。皆然。今西漢書。符瑞多從

艸。魏晉以下，真書碑亦有書符節爲符節者。蓋古者皆通用故耳。此又不可不知。顏魯公干祿書曰：從艸者爲姓，從竹者爲印，亦未之察也。不知符融之符，果非姓乎。

### 鳳尾虎頭

皮日休詩：以鳳尾諾對虎頭嶺。東坡以鳳尾諾對虎頭州。按晉帝批奏書，諾字之尾如鳳尾之形，故謂鳳尾諾。齊帝令江夏王學鳳尾諾，一學卽工諾者，猶言制可也。諾字與詔字相似，而又有鳳詔之語，故觀者往往誤以爲鳳尾詔焉。如陸龜蒙集所刊是也。

### 蘇州

蘇州在禹貢爲揚州之域。至周爲吳。至秦漢爲會稽郡治。所統甚大。按圖經：秦漢會稽郡舉今兩浙之地皆在焉。武帝制詔所謂東指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是也。是時嚴助、朱買臣等皆爲是郡，其任甚重。至後漢順帝時，分會稽之半爲吳郡之地，尙全有浙西之地，亦未爲狹也。自孫皓分吳郡爲吳興郡，但兼有杭秀睦之地而已。唐之蘇州，但兼秀州之地而已。晉天福間，錢武肅又分嘉興、海鹽二縣爲秀州，其隸於蘇者，惟吳、長洲、崑山、常熟、吳江五邑而已。其地益削如此。今之蘇州，不得漢會稽郡十五之一，而在浙右已爲巨鎮，爲是守，顧亦偉且大矣。而況嚴朱之在漢，統全浙之地乎。其勢隆重，不言可知。

### 陸士衡

陸士衡齊謳行曰：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海物錯萬類，陸產尙千名。孟諸吞雲夢，百二倖秦京。僕以爲

不若以八九吞雲夢。對百二侔秦京。不惟親切。且混然也。

### 大唐唐國二錢

今唐國通寶。大唐通寶。乃南唐錢。或者不知。求之三百年之唐。謬也。按南唐書。元宗卽位。鑄唐國通寶。大唐通寶。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爲輕小。元宗卽璟也。

### 解菜

今人久茹素。而其親若鄰。設酒殺之具。以相煖熱。名曰開葷。於理合曰開素。此風已見六朝。觀東昏侯喪。潘妃之女。闔豎共營殺羞。云爲天解菜。正其義也。

### 二迹

傅毅迪志詩曰。於赫我祖。顯於殷國。二迹阿衡。克光其則。潘岳西征詩曰。赫赫大晉。奄有四方。二迹陝西。實惟我王。藝文類聚。此詩張華作。

### 麪以斤兩爲斗

今麪以二斤某兩爲斗。蓋沿唐舊。觀唐會要。天寶間。麪以三斤四兩爲斗。

### 吾丘壽王論

容齋袁舉漢世論議之臣。如嚴樂。鼂董。賈馬之徒。凡十九人。謂皆極言秦之虐如此。僕謂此皆傳之所有。人所共知。有一事見於他集中。傳所不載。人所罕知。姑摭出以資博聞。吾丘壽王嘗著驃騎論功一論。

甚詳。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命將帥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極朱厓，北建朔方，拓地萬里，海內晏如，敢問其縱。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功不以德，以詐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王翦，白起之兵，既并海內，以威力爲王道，以權詐爲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誅，十餘年滂沱而盈溢，故皇天疾威，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寬厚。六世富安，何征不克云云。此正漢人極言秦失者也。容齋惟舉壽王議中數語，而不知壽王又有此論，故表其略焉。班固傳謂固感壽王東方之徒，剽造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注：壽王作士大夫論，驃騎將軍頌，知固之作亦祖此，不但客難也。魏卞蘭獻賦，太子報曰：昔吾丘壽王何武以歌詩得金帛之賜，今考二傳，何武則然，壽王自議挾弓得鼎後，不聞有他製作，謂以歌詩得金帛之賜，計亦有之，史闕而不載耳。

#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三

## 古者拜禮

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爲拜也。凡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卽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爲拜邪。乃知禹聞善言則拜。如揖之類是也。豈僕僕之謂哉。今人或以頓首施於卑下。不知拜頭叩地。豈卑下之所安乎。古者男女皆跪。男跪尙左手。女跪尙右手。以此爲別。自唐武后尊婦人。始易今拜而不屈膝。此見張建章渤海國記。不爲無據。然又觀北史。周時詔內外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則知前此婦人蓋已有不跪者矣。

## 骨利幹日出

歐公詩。邇來不覺三十年。歲月纔如熟羊腓。於夾字韻內。押用史載及通典骨利國事。骨利國地近扶桑。晝長夜短。夜煮一羊腓。纔熟而東方已明。言其疾也。漁隱叢話又引資治通鑑云。煮羊腓熟。日已出矣。所紀與史載通典小異。郭次象謂羊腓至微薄。不應太疾如此。當以腓爲是。僕考唐書骨利幹傳。亦曰羊腓。然又觀唐書天文志。則曰羊腓。此一字三說不同。蓋腓腓字文相近。諸公姑存其舊。不敢必以。



爲孰爲正也。然胛者肩也。脾者股也。二字意雖不同。爲熟之時。似不相遠。至脾則太速矣。魯直詩亦曰。數面欣羊胛。論詩在雉膏。羊胛字魯直亦嘗用之。不但歐公也。

蒼頭稱將軍

隨筆云。今人呼蒼頭爲將軍。其事本爲彭寵爲奴所縛。謂妻曰。趣爲將軍治裝。注呼奴爲將軍。欲其赦己也。僕謂此說固是。然觀陳勝傳。將軍呂臣爲蒼頭軍。是則語蒼頭爲將軍。亦已久矣。又衛青爲奴。後爲大將軍。唐至德後。官爵虛濫。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而身執賤役者。故岑參歌曰。紫紱金章左右趨。問著卽是蒼頭奴。李商隱詩曰。廝養爲將軍。則知蒼頭奴爲將軍事甚多。又按前漢鮑宣傳。蒼頭廬兒。注漢名奴爲蒼頭。知此名起於漢矣。觀後漢注。秦人呼爲黔首。謂奴爲蒼頭者。以別於良人。又知蒼頭之名。自秦已然。又讀戰國策。魏有蒼頭軍二十萬。又知蒼頭之名。不但秦也。他國亦然。蒼頭廬兒。解在鮑宣傳。而顏師古注。蕭望之傳。謂在貢禹傳。誤矣。

漢人稱謂

鼂錯更令。諸侯謹譁。錯父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云云。如淳曰。錯爲御史大夫。位三公也。如淳意其父稱子爲公。蓋以此爾。不知此乃史家之言。非當時之實謂也。如史記陸賈傳。賈謂其子曰。數烹鮮。無久溷公爲也。此亦稱子爲公。陸賈子何嘗爲三公哉。漢書作毋久溷汝爲也。曰公曰汝。竟不知其實謂不獨此也。又如史記袁盎傳。其兄之子種。謂盎曰。君能自飲亡苛。漢書作絲能日飲亡何。

二史所云不同如此。是未可深詰也。固雖當時風俗渾厚。又不應以姪對叔。輒稱其字之理。

### 咄嗟

劉貢父以司空圖詩中咄嗟二字。辨晉書石崇豆粥咄嗟爲誤。石林謂孫楚詩有咄嗟安可保之語。此又豈是以喏爲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嗟。殷浩謂咄咄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歎聲。咄嗟猶呼吸。疑晉人一時語耳。僕觀魏陳暄賦。漢帝咄嗟。抱朴子不覺咄嗟復彫枯。李白詩臨歧胡咄嗟。王績詩咄嗟建城市。張說詩咄嗟長不見。陳子昂詩咄嗟吾何歎。司空圖詩笑君徒咄嗟。此詩於花字韻押。是亦以爲咄嗟。貢父所舉。乃別一詩曰咄嗟休休莫莫。且陳暄葛稚川左太沖陳子昂李太白之徒。皆在司空圖之前。其言已可驗矣。況復圖有前作咄嗟字無可疑者。僕又推之。竊謂此語自古而然。非特晉也。前漢書項羽意烏猝嗟。李奇注猝嗟猶咄嗟也。後漢何休注公羊曰噫咄嗟也。此咄嗟已明驗漢人語矣。又戰國策有叱咄叱嗟等語。益知此語自古而然。貢父所說固已未廣。石林引孫楚詩且謂晉人一時之語。亦未廣也。咄咄逼人。乃殷仲堪語。石林謂殷浩誤也。殷浩語乃咄咄書空。

### 唐人用一麾事

筆談曰。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一麾乃出守事。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自杜牧之有擬把一麾江海去。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爲故事。此沈存中所言也。僕因考唐人詩。如杜子美柳子厚。許用晦。獨孤及。劉夢得。陸龜蒙等。皆用一麾事。獨牧之謂把一麾爲露圭角。似失延

年之意。若如張說詩。湘濱擁出麾。如此而言。初亦何害。細素雜記謂牧之意則善矣。言擬把則謬也。自謂一麾於理無礙。但不可以此言贈人。宋景文公詩曰。使麾請得印垂腰。又曰。一封通奏領州麾。是真得延年之意。未嘗謬用也。僕謂黃朝英妄爲之說耳。牧之之誤。正坐以指麾之麾爲旌麾之麾。景文之誤亦然。朝英乃取宋斥杜謂牧之不當言擬把。而景文自用爲宜。然則牧之擬把一麾。江海去豈不用。景文使麾請得印垂腰。獨非旌麾邪。朝英又謂一麾事。但不可以贈人。僕謂以景文詩使麾州麾字。語人又何不可。所謂貶辭者。麾去云爾。旌是旌麾。何貶之有。朝英又謂景文用一麾事。真得延年之意。則是延年以一麾爲旌麾之麾。初非指麾之麾也。其言翻覆。無一合理。甚可笑也。筆談謂今人守郡爲建麾。謂用顏詩事。自牧之始。僕謂此說亦未爲是。觀三國志擁麾守郡。文選建麾作牧。此語在牧之前久矣。謂把一麾之誤。自牧之始。則可。謂建麾之誤。則不可。

### 金釵十二

唐人詩句多用金釵十二事。如樂天詩。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是也。南史。周盤龍有功。上送金釵二十枚。與其愛妾阿杜。其事甚佳。罕有用者。今多言金釵十二。不聞用金釵二十。亦循襲而然。金釵十二行。或言六鬢耳。齊肩比立爲釵十二行。白詩。酬牛思黯。有金釵十二行之句。自注。思黯之妓頗多。故云。似協或者之說。然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曰。洛陽女兒名莫愁。頭上金釵十二行。是以一人帶十二釵。此說爲不同。

陳簡齋詩

簡齋臘梅詩曰黃羅爲廣袂絳帳作中單既言帳又言中單似覺意重僕觀東坡詩曰海山仙人絳羅襪紅紗中單白玉膚恐簡齋用東坡意絳紗作中單而傳寫誤以爲絳帳耳

韓白詩意同

樂天詩有紀年月日考於以見當時之氣令亦足以裨史之闕如曰皇帝嗣寶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夏不雨旱熾熾有以見憲宗卽位三年久旱如此又詩曰元和歲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陰夜飛雪連宵復竟日浩浩殊未歇又以見元和六年二月晦爲寒食當和暖之時而霽霈大雪其氣候乖謬如此又詩曰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紛紛竹柏皆凍死況彼無衣民又見元和八年十二月五日大雪寒凍民不聊生如此僕按東漢書延熹間大寒洛陽竹柏凍死襄楷曰聞之師曰柏傷竹槁不出三年天子當之樂天此語正所以紀異也又觀韓退之辛卯年雪詩亦曰元和六年春寒甚不肯歸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圍此說正與樂天同

東坡用如臯事

前輩謂東坡詩曰不向如臯閒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按左傳賈大夫娶妻美御以如臯如訓往也非地名曰如臯坡誤用之耳僕觀古樂府張止見毛處約江總等雉子斑詩皆以如臯爲地名用知此誤非始於坡僕得此詩後檢諸家詩注見趙次公亦引其間一詩乃知暗合孫吳又觀宋書明帝射雉無所

得謂侍臣曰。吾且來如臯空行可笑。陳蕭有射雉詩。今日如臯路。能將巧笑回。

東坡用西施事

東坡詩曰。他年一舸鷓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趙次公注。按寰宇記。東施家西施家。施者其姓。所居在西。故曰西施。今云舊姓西。坡不契勘耳。僕謂坡公不應如是之疎鹵。恐言舊住西。傳寫之誤。遂以住字爲姓字耳。既是姓西。何問新舊。此說甚不通。應記儂家舊住西。正此一字。語意益精明矣。

東坡用計魁梧

東坡和劉貢父詩曰。青派連淮上。黃樓冠海隅。此詩尤偉麗。夫子計魁梧。趙次公引前漢張良傳贊注曰。蘇林注。梧音悟。師古謂魁大貌也。言其可驚悟。今人讀爲吾非也。顏之說如此。而先生作平聲。則別從己見爲義乎。計魁梧者。計度其魁梧耳。此趙次公所言也。僕謂次公亦未深考。以梧爲吾。非東坡自爲己義。而計魁梧字亦有所祖。按後漢臧洪體貌魁梧。注音吾。故杜子美詩曰。魁梧秉至尊。杜正用後漢意。又按史記張良世家曰。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後曾文清詩亦曰。乃翁容貌計魁梧。是又用史記意也。二事皆有所祖。前後人皆用過。安可謂坡公自爲己義。而無所本乎。次公但見前漢所云。未睹史記後漢故爾。僕又考之。漢史之贊張良曰。張良之智勇。以爲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此意正祖趙人述孟嘗君之意。趙人聞孟嘗君之賢。出而觀之。皆曰。始以薛公爲魁梧。然今觀之。眇小丈夫耳。然則魁梧二字。其來又遠。

集注坡詩

集注坡詩有未廣者。如看潮詩曰：安得□□□□手。三千彊弩射潮低。自注：吳越王嘗以弓弩射潮。與海神戰。自爾水不近州。趙次公注：三千彊弩字。杜牧寧陵縣記中語。不知此語已先見前漢張騫傳曰：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破矣。又五代世家亦有三千彊弩事。何但牧言。坡詩又曰：桃花春浪孤舟起。程注：杜欽傳。來年桃花水。趙注：三月桃花浪。見前漢志。不知此事已見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雨水生。坡詩又曰：崎嶇真可笑。新添注曰：李白書。崎嶇歷落。可笑人也。按白書。嶽嶽歷落。非崎嶇歷落也。然白云：此非白自言。蓋用晉書季倫嶽嶽歷落。可笑人之語。此類甚多。不可勝舉。此猶可也。至有牽合附會極可笑者。不特坡詩如此。諸家詩注亦然。

韓杜詩意

子美螢詩曰：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青霜重。飄零何處歸。退之詩曰：朝蠅不須驅。暮蚊不須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二詩皆一意。所以諷當世小人妄作威福者爾。

松江詩話

松江詩話曰：有松棚詩一聯曰：採來猶帶煙霞氣。月明滿地金釵細。以爲佳句。恨不見全篇。僕謂月照松影。但見參差黑影耳。安知其爲金釵。松葉比之金釵者。謂架上月照映則可。不可謂地上之影也。不如

曰月明滿架金釵細。此語爲得。前輩謂韓退之聯句中竹影金鎖碎之語。所謂金鎖碎者。非直謂竹影也。謂竹間之日影耳。以此驗之。益信僕之說爲然。韓偓詩曰。長松夜落釵千股。此語無病。李涉詩曰。疎林透明月。散亂金光滴。此正退之竹影金鎖碎。

楓橋

杜牧之詩曰。長洲茂苑草蕭蕭。暮煙秋雨過楓橋。近時孫尙書仲益。尤侍郎延之。作楓橋修造記。與夫楓橋植楓記。皆引唐人張繼張祐詩爲證。以謂楓橋之名著天下者。由二公之詩。而不及牧之。按牧與祐正同時也。又怪白樂天韋應物嘗典吳郡。又以詩名。皮日休陸魯望與吳中士大夫廣詠景物。如臯橋烏鵲橋之屬。亦班班見錄。顧不及楓橋二字。何也。崔信明詩。楓落吳江冷。江淹詩。吳江泛丘墟。饒桂復多楓。又知吳中自來多楓樹。

詩品所載

南史與世說竝曰。顏延年問鮑昭。己與謝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延年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間歌謠耳。鍾嶸詩品則曰。顏延年詩尙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湯惠休云。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綵鏤金。顏終身病之。二說不同。鍾嶸詩品謂郭景純游仙之作。詞多慷慨。乖遠玄度。而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考今文選景純游仙詩七章。無奈何虎豹姿。戢翼棲榛梗之句。此蓋別章。刪去而不

載於選耳。

地名語訛

慶州有樂蟠縣。本漢略畔道地。後訛爲樂蟠。華州東有潼關。水經謂河水自龍門南流。衝激華山。故名衝開。後訛爲潼關。鎮戎軍有斧頭山。隗囂使王元猛塞雞頭道。卽此也。後訛爲訐屯山。涼州有姑臧縣。河西舊事謂舊匈奴蓋藏城也。後訛爲始臧。婺州長山縣。本長仙縣。其地赤松子採藥之所。後訛爲長山。北京館陶縣有屯氏河。漢溝洫志謂河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後訛爲毛氏河。臨江新喻縣。本新淦縣。蓋有淦水故名。而唐天寶後相承作新喻。隰州石樓縣。本漢吐軍縣。後魏置吐京縣。亦胡語之訛也。此類甚多。

鸞匹蟻三事

毛詩弁彼鸞斯。鸞鳥名也。斯者衍辭。如曰螽斯鸞斯之類。而劉孝標乃謂鳥名鸞斯。失矣。曲禮庶人之摯。匹鄭箋謂說者以匹爲鴛。按廣雅。鶉鳴。鶉也。蓋古字省文作匹。鄭當直解匹爲鴛。何待引說者之云。東京賦淵游龜蠃。郭璞謂靈蠃能鳴。則此龜屬鳴者也。而爾雅新舊本皆引呂兪字林大龜似狷。不知似狷乃以胃二字傳寫誤加偏旁耳。按周禮考工記。梓人刻畫祭器狀諸蟲。有以胸鳴者。有以胃鳴者。蠃蓋胃鳴之蟲。

絕交論



劉孝標絕交論。如曰。寵鈞董石。權壓梁竇。摩頂至踵。墮膽抽腸。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費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顛頤臙頰。涕唾流沫。敝溫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憂合驩離。是曰窮交。其流四也。衡重錙銖。續微影撇。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云云。此正韓退之送窮文鋪敘五窮之體。五窮之大意。祖揚子雲逐貧賦。王延壽夢賦。而鋪敘又用此體。焉得謂無所本哉。

古人博識

幽明錄曰。楚文王獵。有人獻鷹。得異物。時有博物君子曰。此鵬雛也。文王厚賞之。異類傳曰。漢武帝時。西域獻黑鷹。得鵬雛。衆莫識。惟東方朔識之。二說不同。尙書故實。謂孝武時。嘗有獻異鳥者。時人莫識。東方朔曰。此畢鸞也。問何以知之。曰。見山海經。洽聞記曰。後漢時。有鳥頭長五尺。雞首燕頰。備五色。而多青光。武問百官。咸以爲鳳。蔡衡獨曰。多青者鸞也。上善其對。晉說曰。時人有得鳥。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慘然曰。此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外國異事曰。漢宣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石室中。得一人。裸而被髮。反縛枷一手。足以問羣臣。莫能對。劉向獨曰。此貳負之臣也。昔貳負殺竄竄。帝乃梏於疏屬之山。帝問所出。曰。見山海經。上大驚。於是羣臣多奇。山海經。光武時。有得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惟竇攸曰。此鼯鼠也。詔問所出。曰。見爾雅。驗之果然。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雅。古人博識如此等衆。徃徃得之於山海經。爾雅。獨蔡謨讀爾雅不精。誤食螻螟。取後世譏。爲勤學者之誚。

#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四

## 歐陽公詞意

歐公詞曰。池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云云。末曰。水晶雙枕。旁有壺釵橫。此詞甚膾炙人口。舊說謂歐公爲郡幕日。因郡宴。與一官妓住苒。郡守得知。令妓求歐詞以逸過。公遂賦此詞。僕觀此詞。正祖李商隱偶題詩云。小亭閒眠微醉消。石榴海柏枝相交。水紋簾上琥珀枕。旁有壺釵雙翠翹。又池外輕雷。亦用商隱芙蓉塘外有輕雷之語。好風微動簾旌。用唐花間集中語。歐詞又曰。欄干敲遍不應人。分明窗下聞裁剪。此語見韓偓香奩集。

## 二花睡足

楊妃外傳載明皇登沉香亭召太真時。太真卯酒醉未醒。侍兒扶而至。明皇曰。是豈妃子醉邪。海棠睡未足耳。故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用此事也。僕又觀李賀詩。西施曉夢綃帳寒。香鬢墮髻半沉檀。轆轤啞啞轉鳴玉。驚起芙蓉睡新足。以芙蓉睡足事爲西施用。亦佳。唐詩亦有一枝嬌臥醉芙蓉之語。

## 五言協律

杜牧之詩曰。几席延堯舜。軒墀立禹湯。一千年際會。三萬里農桑。又曰。四百年炎漢。三十代宗周。曰。二三

里遺塔八九所高丘孟郊詩曰見說祝融峯擎天勢似騰藏千尋布水出十八高僧唐詩多有此體雖若齟齬其實協律不但七言爲然元微之詩曰庾公樓悵望巴子國生涯賈島詩曰一千尋樹直三十六峯寒

赤令與中丞分道

韓退之論京尹不臺參書曰赤令尙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元微之論亦曰京令得與御史丞分進道路以其補逐之意也或者往往疑之謂唐赤令如此之重僕謂此蓋沿習晉宋典故觀沈約宋書文帝時有司奏舊科御史中丞專道而揚州刺史毋陽尹建康令並是京輦土地之主或檢校非違或赴救水火事應神速不宜稽駐赤令分道又北史元志爲洛陽令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彪言御史中尉辟承華蓋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豈有俯同衆官趨辟中尉孝文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而後可分路而行及出志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唐蓋循此制耳僕因考之中丞自魏晉以來其權愈重與司隸分督百寮自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專督行馬內司隸專督行馬外至梁猶然皇太子在宮門行馬內違法皆得糾之後魏改爲中尉督司百寮其出入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百辟咸使畏避其餘百寮下馬弛車止路旁其違緩者以棒棒之其隆重如此乃至俯與赤令分道而行

以鄙俗語入詩中用

唐人有以俗字入詩中用者。如張祐詩：銀注紫衣擎。許渾詩：橋邊沽酒半壇空。元微之詩：櫓窾動搖妨客夢。杜子美詩：遮莫鄰雞下五更。權德輿詩：遮莫雪霜撩亂下。杜荀鶴詩：子細尋思底模樣。曰：帝鄉吾土一般般。曰：萬般無染耳邊風。張祐詩：歸來不把一文錢。曰：酒引嬌娃活牡丹。戴叔倫詩：秋風裏許杏花開。杏樹旁邊醉客來。王建詩：楊柳宮前忽地春。曰：萬事風吹過耳輪。曰：朝回不向諸餘處。曰：若教更解諸餘語。曰：新晴草色暖溫暾。白樂天詩：池水暖溫暾。此類甚多。旁邊二字。見徐陵雜曲。

### 杜詩言沈宋

學林新編曰：子美懷鄭監李賓客詩曰：鄭李光時論。文章竝我先。陰何尙清省。沈宋歛聯翩。蓋謂陰鏗何遜沈約宋玉也。四人皆能詩文。爲時所稱者。僕謂沈宋非沈約宋玉。乃沈佺期宋之問也。佺期之問。聯名當時。見文藝傳。司空圖曰：國初上好文章。雅風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江寧宏思。於李杜極矣。元稹論李杜亦曰：上該曹劉。下薄沈宋。宋玉在曹劉之先。若謂宋玉不應言下薄。

### 間平等語

事有承襲用之。不以爲異者。如宗室用間平二字之類是也。河間、東平、漢家二王封號。間平難以拆用。間猶言中耳。今言間平。似無義理。然用此二字。其來舊矣。僕觀北史論齊文襄諸子。雖有謝間平。徐陵啓有間平就國之語。又人之雙名。有不可拆言者。如金日磾之類是也。東漢費鳳碑。有司馬慕蘭相。宋庾信銘。有年消張辟。詩有無復申包之語。

借對

借對自古有之。如王褒碑年逾艾服。任隆台袞。江總作陸尙書誅。鴈行攸序。龍作間才。沈約墓志。以彼天爵。鬱爲人龍之類是也。對偶中有關兩字者。如梁元論曰。雖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徑。雖接五侯。不妨門垂五柳之類是也。

阿房宮賦

杜牧之阿房宮賦曰。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鬢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輓輓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楊敬之華山賦曰。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醜雞往來。周東西矣。蟻蠓紛紛。秦速亡矣。蠶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纍纍繭粟。祖龍藏矣。二文同一機杼也。或者讀阿房宮賦。至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袖冷殿。風雨淒淒。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擊節歎賞。以謂善形容廣大如此。僕謂牧之此意。蓋體魏卞許蘭昌宮賦曰。其陰則望舒涼室。羲和溫房。隆冬御絺。盛夏重裘。一字之深邃。致寒暑於陰陽。非出於此乎。

蝶粉蠶黃

草堂詩餘載張仲隊滿江紅詞。蝶粉蠶黃都褪卻。注。蝶粉蠶黃。唐人宮妝。僕觀李商隱詩。有曰。何處拂胸。資蝶粉。幾時塗額。藉蠶黃。知詩餘所注爲不妄。唐花間集卻無此語。或者謂蝶交則粉落。蠶交則黃落。

用事相等

魯直詩。嬾矮金壺肯持送。按莎殘韞更傳楮。注詩者但知按莎字見曲禮。不擇手注。至嬾矮則引玉篇注曰。嬾。短也。矮。不長也。不知此二字見春官附音注下。謂嬾。雉。上。皮買反。下。苦買反。方言。桂林之間。謂人短爲嬾。雉。雉。正作矮。字呼也。前輩用事。貴出處相等。傳注中用事。必以傳注中對。此如荆公詩。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護田。排闥。皆西漢語也。謝邁詩亦曰。按攀蕉葉展新錄。從便桃花舒小紅。以物性喻人。

喻人作事有狐疑猶豫等語。皆以物性言之。狐多疑慮。故曰狐疑。猶恐人害己。每豫上樹。故曰猶豫。謂人解事曰能。無人同共曰獨。能與獨亦獸也。據說文。能。熊之類。獸中稱賢。獨如虎。行止無侶。以至謂狙。狙。狡猾之類。皆是也。又造次謂之率然。按雜俎。常山有巨蛇。首尾尤大。或觸之中。首則尾至。中尾則首至。中腰則首尾俱至。名曰率然。孫子兵法所謂率然者此也。然皆喻其一端。惟狼之喻尤多。言其恣食。則曰狼餐。言其恣取。則曰狼貪。言其威顧。則曰狼顧。言其亂走。則曰狼竄。言其陸梁。則曰狼扈。言其專復。則曰狼狠。言其不恤。則曰狼戾。言其不檢。則曰狼籍。言其乖謬。則曰狼狽。

東坡水調

淮東將領王智夫言。嘗見東坡親染所製水調詞。其間謂羽扇綸巾。談笑處。檣櫓灰飛煙滅。知後人譌爲強虜。僕考周瑜傳。黃蓋燒曹公船。時風猛。悉延燒岸上營落。煙焰漲天。知檣櫓爲信然。

薦疏稱字與年

孔融上表薦禰衡曰。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應瞻上疏薦韋泓曰。伏見議郎韋泓。年三十八。字元量。純心清沖。才識備濟。蕭揚州薦士表曰。竊見祕書丞琅瑯臣王暕。年三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古之薦人。皆言幾歲及稱其字。今之薦章。罕有此體。豈當時以其字素著故邪。此體至唐猶在。觀令狐楚薦齊孝若。亦曰。竊見前進士高陽齊孝若。字考叔。年二十四云云。范雲讓封侯表曰。晉安郡候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恬淡。此稱年而不稱字。而唐韋處厚薦皇甫湜。崔顥薦樊衡。亦用此體。乃知唐人撰述。皆有所祖。

無恙無他

今人言無恙無他。按說文。古人草居。患他。相問無他乎。音徒何反。徐鉉注云。今俗作她。食遮反。如魯直詩。於坡字韻協。歲晚喜無他之句是也。又風俗通曰。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問必曰無恙。此意與無他同。東方朔神異經。謂北方大荒中有獸。食人。咋人則病。名曰豨。嘗近村落。入人室。皆患之。黃帝殺之。由是北方得無憂病。謂之無恙。神異經謂毒獸與前說不同。

楊妃竊笛

容齋續筆曰。明皇兄弟五王。至天寶初。已無存者。楊太真以三載方入宮。而元稹連昌宮詞云。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鬪風笑之也。僕考唐史。申王以開元十二年薨。岐王以十四年薨。薛王以二十二

年薨。寧王、邠王以二十九年薨。而楊妃以二十四年入宮。號太真。遂專房宴。是時申岐薛三王雖已死。而寧邠二王尙存。是以張祐目擊其事。繫之樂章。有曰：日映宮城霧半開。太真簾卷畏人猜。黃番綽指向西樹。不信寧王迴馬來。又曰：虢國潛行韓國隨。宜春小院映花枝。金輿遠幸無人見。偷把邠王小管吹。蓋紀其實也。惟容齋認楊妃爲天寶三年方入宮。所以有是失。不知天寶初太真進冊貴妃。非入宮時也。集中謂虢國竊邠王笛。而百斛明珠。乃謂妃子竊寧王笛。此說不同。

### 張祐經涉十一朝

百斛明珠載楊妃竊笛。張祐詩云云。劇談錄載唐武宗才人孟氏卒。張祐詩云云。一述明王時事。一述武宗時事。二事經涉八九十年。其懸絕如此。張祐唐書無傳。有文集十卷。不著本末。其粗見於松陵集顏萱序中曰：過祐丹陽故居。已易他主。祐有四男一女。男曰椿兒。桂兒。杞兒。三已物故。惟杞爲遺孕。與女尙存。故姬崔氏。霜鬢黃冠。杖策迎門。與之話舊。歷然可聽。琴書圖籍。今屬他人。橫塘之西。有田數百畝。力旣貧窶。十年不耕。歲賦萬錢。求免無所。陸龜蒙亦序曰：祐元和中作宮體小詩。辭曲艷發。及老大。稍窺建安風格。或薦之天子。書奏不下。受辟於諸侯府。性狷介。不容物。輒自劾去。居曲阿。性嗜水石。悉力致之。不著善田利產。爲身後計。死未二十四年。而故姬遺孕。凍餒不暇。觀二公所序。可以見祐平生大略矣。按松陵集時事在咸通間。龜蒙所謂死未二十年之語。推之。祐死於宣宗大中之初年。是祐經涉十一朝也。計死時且百二十歲。其壽如此之長。是未可深詰也。祐嘗有詩曰：椿兒遶樹春園裏。桂



子尋花夜月中。又詩曰。一身扶杖二兒隨。桂苑叢談。惟知祐有此二子。不知又有所謂椅兒杞兒者。併表而出之。

東坡卜算子

山谷曰。東坡在黃州所作卜算子云云。詞意高妙。非喫煙火食人語。吳曾亦曰。東坡謫居黃州。作卜算子云云。其屬意王氏女也。讀者不能解。張文潛繼貶黃州。訪潘邠老得其詳。嘗題詩以志其事。僕謂二說如此。無可疑者。然嘗見臨江人王說夢得。謂此詞東坡在惠州白鶴觀所作。非黃州也。惠有溫都監女。頗有色。年十六。不肯嫁人。聞東坡至。喜謂人曰。此吾婿也。每夜聞坡諷詠。則徘徊窗外。坡覺而推窗。則其女踰牆而去。坡從而物色之。溫具言其然。坡曰。吾當呼王郎與子爲媼。未幾。坡過海。此議不諧。其女遂卒。葬於沙灘之側。坡回惠日。女已死矣。悵然爲賦。此詞。坡蓋借鴻爲喻。非真言鴻也。揀盡寒枝。不肯棲者。謂少擇偶不嫁。寂寞沙洲冷者。指其葬所也。說之言如此。其說得之。廣人蒲仲通。未知是否。姑志於此。以俟詢訪。漁隱謂鴻鴈未嘗棲宿樹枝。惟在田葦間。揀盡寒枝。不肯棲。此語亦病。僕謂人讀書不多。不可妄議前輩詩句。觀隋李元操鳴鴈行曰。夕宿寒枝上。朝飛空井旁。坡語豈無自邪。

在人賢識其大

論語。在人賢者識其大者。又曰。多見而識之。識字無音。今人多讀如正字。如近時上庠出賢者。識文武之大賦題。其與選者皆作入聲押。不知乃志字。僕觀劉歆傳。蔡邕石經。皆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溝洫志。



宋玉豈誤也。僕謂此體其源流出於莊列鯢鰈螭螟之說。非始宋玉也。禮記曰。語小天下莫能破。語大天下莫能加。屈原遠游曰。其小無內。其大無限。

飢食榆皮

乙卯春。歉甚。淮人至剝榆皮以塞飢腸。所至榆林彌望皆白。或者咨嗟。謂不知何以知此。僕讀前漢天文志。河平元年。旱傷麥。民食榆皮。淮南萬畢術亦曰。八月剝榆。令人不飢。知古者嘗以此爲弭飢之具。是以庾信謝賚米啓曰。剝榆皮於秋塞。掘蠻鼠於寒山。掘鼠事見蘇武臧洪等傳。

烏龍黃耳

今諺有喚狗作烏龍語。按搜神記。張然續仙傳。韋善俊家有犬名烏龍。呼犬有自也。陸機黃耳傳書事。前輩有謂黃耳非犬。恐家僮姓名。僕考本傳與夫述異記。知其爲黃犬甚明。崔豹古今注曰。犬一名黃耳。二者名犬舊矣。

楊白花

今市井人言快樂。則有唱楊白花之說。其事見北史。時有楊華者。本名白花。容貌瓌偉。胡太后逼幸之。華懼禍及。改名華。遞去。胡后追思不已。爲作楊白花歌。使宮人晝夜連臂蹋歌之。聲甚悽惻。柳子厚有楊白花詩。此正與漢宮人歌赤鳳來曲相似。見趙后外傳。

#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五

## 鸞鳳萬舉

漢宣帝紀元康三年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神爵四年鸞鳳萬舉蜚覽翺翔師古曰萬舉猶言舉以萬數僕謂鳳皇上瑞之物豈徒出哉必明盛之朝然後一出故衰周非其時而出焉孔子起何德之歎今宣帝之時鳳皇之出無慮十數次且每至動以萬數又何其多邪竊恐非鳳如皇者耳黃霸所指鴝雀之類者也此鸞鳳萬舉史家大其說耳且鳳所以異者爲其罕見且艱得故爾今其數出至於萬數與燕雀何異安足貴邪

## 劉穆之

仰看飛鳥則應人必錯心在鴻鵠則學奕不就此理之必然者史載劉穆之甚異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遠近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記耳行聽受口企酬對不相參錯悉皆瞻舉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書籍其精力聰給自古未有如此者穆之非神人乎夫人心無二用安有五官兼應如此而事事皆當無幾微錯謬之理此疑史言之過

## 夏商鑄錢

世言錢起於周太公九府圖法前漢志云凡貨金錢布帛爲用夏殷以來其詳靡記漢鹽鐵論亦曰夏后

以貝。殷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是周以前未用錢。僕觀太公六韜曰。武王入殷。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史記曰。紂厚賦斂。以入鹿臺之錢。又曰。散鹿臺之錢。以賑濟貧民。高謙之亦曰。昔禹遭大水。以歷山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是三代皆已鑄錢。不但周也。

王褒碑

仲弓謂居簡以行簡。則失之太簡。惟居敬以行簡。則簡不爲太甚。此夫子所以然之。而周王褒作陸氏碑。乃曰。處衆撝謙。居簡行敬。不知簡豈可以行敬乎。其率意而言。不審於義理所安如此。

文士言數目

文士言數目處。不必深泥。此如九方臯相馬。指其大略。豈可拘以尺寸。如杜陵新松詩。何當一百丈。歛蓋擁高簷。縱有百丈松。豈有百丈之簷。漢通天臺可也。又如古柏行。黛色參天二千尺。二千尺。二百丈也。所在亦罕有二百丈之柏。此如晉人峩峩如千丈松之意。言其極高耳。若斷斷拘以尺寸。則豈復有千丈松之理。僕觀諸雜記深泥此等語。至有以九章算法算之。可笑其愚也。

續釋常談

續釋常談引中朝故事。以證蚊蠅之說。僕觀南史。宋武妃碧綃蚊幃。幃音疇。禪帳也。正蚊蠅之義。元稹有舊蚊幃詩。蚊幃事見齊威公。續釋常談引談藪。高祖謂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以證俗謂口臭之說。僕謂前此應劭官僕載刁協年老口臭。帝賜雞舌香。使含之奏事。此猶未也。又前而西漢高帝謂柏直是

口尚乳臭。則口臭二字。其來又遠。不可引六朝爲證也。

### 齊已詩

今言中酒之中。多以爲平聲。祖三國志中聖人中賢人之語。然齊已柳詩曰。穠低似中陶潛酒。輒極如傷宋玉風。乃作仄聲。或者謂平仄一意。僕謂中酒之中。從仄聲。自有出處。按前漢樊噲傳。軍士中酒。注。竹仲反。齊已祖此。

### 不用南人爲相

祖宗朝不用南人爲相。僕嘗求之古矣。亦有是說。觀南史。齊高帝欲用張緒爲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佳譽。誠美選矣。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彥回曰。儉少年或未諳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爲則。宋武帝亦嘗謂沈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

### 古人對偶

石林詩話云。晉魏問詩。尙未知聲律對偶。陸雲相諶之辭。所謂日下荀鳴鶴。雲問陸士龍者。乃正爲的對。至於四海習鑿齒。彌天擇道安。乃知此體。不待沈約而後能也。僕謂晉魏以前對偶之語。不爲無之。然出於自然。不期對而自對。非如後人牽強紐合以爲工也。孔融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其氣質爲如何。毛詩不必問。只如虞書。元首明對股肱良。便已親的。

### 詩人斷句入他意

步里客談云。古人作詩。斷句輒旁人他意。最爲警策。如老杜云。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山倚江閣。是也。魯直水仙詩亦用此體。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至陳無已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樹不鳴蟬。直不類矣。僕謂魯直此體甚多。不但水仙詩也。如書醮池寺詩。退食歸來北窗夢。一江風月趁漁船。二蟲詩。二蟲愚智俱莫測。江邊一笑人無識。詞曰。獨上危樓情悄悄。天涯一點青山小。皆此意也。唐人多有此格。如孟郊夷門雪詩曰。夷門貧士空吟雪。夷門豪士皆飲酒。酒聲歡闌入雪消。雪聲激烈悲枯朽。悲歡不同歸去來。萬里春風動江柳。

晉惟尉用一印

晉世官府印章不用故者。每除任則重鑄。非若今之官府專用一印也。觀孔琳之於義熙。未建言今世惟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勝言。愚請衆官卽用一印。無煩改作。仰補天府。非惟無益。觀此。知晉世惟尉用一印。他官不然。

賈趙二后

晉愍懷太子傳。載賈后使人毒殺太子事。首尾甚悉。微而婢妾應答之語。亦載其間。此筆正做前漢趙后傳作。趙后使人毒殺曹宮。而司隸解光所奏。千有餘言。具得曲折。宛然如今之獄詞。事理灼然。使人讀之。百世之下。猶爲之憤惋。況當時乎。

本朝單諡文者。惟楊大年。王荆公。二三人而已。單諡正者。無之。蓋正之一字。未易當爾。複諡文正。則有如范如王如李如司馬之流。僕考唐會要。單諡文者十九人。單諡貞者四十人。如閣立本輩。亦曰貞。是何正人之多也。乃知唐人之諡。未免過許。

### 卜式何預學校

舒元輿撰國庠記曰。詩書禮樂。國之洪源。濬其源。天下可以光潤。窒其源。天下爲之顛頓。嬴室之自絕於天下。漢初纔息干戈。復濬其源。而後生公孫弘兒寬卜式之徒。競出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失墜。僕觀卜式。樸魯不學。但能爲天子牧羊。漢家文治。彼無所預。而元輿例言失矣。謂仲舒可也。班史謂儒雅公孫弘董仲舒兒寬。質直汲黯卜式。古人自有定論。元輿何謬於去取乎。

### 王建宮詞

王建宮詞曰。叢叢洗手盪金盆。旋拭紅巾入殿門。又曰。縱得紅羅手帕子。當心畫出一雙蟬。知唐禁中用紅手巾紅帕子。又曰。聖人生日明朝是。私地先須屬內監。自寫金花紅榜子。前頭先進鳳凰衫。知聖節內人通寫金花榜子。進鳳凰衫。又曰。天寶年來勤政樓。每年三日作千秋。又知當時以三日爲千秋節。可見其盛。按會要。千秋節。咸令宴樂。休假三日。

### 利益後嗣

貢禹上書曰。臣犬馬之齒八十有一。凡有一子。年十二。禹年八十一。而有子十二。是六十九歲方有子矣。



其寤得嗣息如此。觀其晚年上疏論民間以產子三歲出口賦錢。重困生子。輒殺。宜令七歲出口錢。其詞甚切。想禹寤得嗣息。故推是念。又觀北魏永平間。將誅元愉。妾李氏。羣臣無敢言者。敕崔光爲詔。光遂巡不作。奏曰。元愉妾懷妊。戮至刳胎。桀紂之主。乃行斯事。陛下春秋日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尋至夭失。乞舒李獄。以俟育孕。帝欣然納之。是亦以後嗣爲念。免至殺胎。夫魏主以殘忍之性。恣行誅戮。宜若不可回。然一聞是語。甚爲之惻然。少弛刑禁。則知人誰無是心。有能動其機。挽回仁念。差直易耳。因觀二公之言。其利甚博。又思世有不爲利益。後嗣計者。顧以慘刻爲術。求媚於時。嗚呼哀哉。

文帝薄葬

漢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示從儉也。班固贊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劉向亦曰。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謂知帝矣。觀晉索琳傳。不能無疑。三秦人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晉帝問琳曰。漢陵中物何多邪。琳對以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木皆已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金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僕觀此說。以謂武帝固應如是。多藏金錢財物。已見於貢禹所陳矣。宣帝不得而知。然以貢禹杜陵宮人數百之言推之。恐亦未免。惟文帝平生節儉。人無間言。臨終遺至薄之制。微至銅錫。不以爲飾。炳然載諸史冊。以薄送終。而山陵中畜積如此之富。是不可曉。得非景帝違治命之意乎。又考晉愍帝紀。建興二年。盜發霸杜陵及薄太后陵。金玉綵帛。

不可勝計。救收其餘。以實內庫。可驗畜積之多也。是文帝之陵。果不免矣。然而沈炯賦曰。咄嗟驪山之阜。惆悵霸陵之原。文若儉而無隙。嬴發掘其何言。鮑溶詩曰。儉風本自張廷尉。霸陵一代無毀發。白樂天詩亦曰。驪山脚下秦皇墓。一朝盜掘墳陵破。可憐寶玉歸人間。暫借泉中買身禍。奢者狼狽儉者存。一凶一吉在眼前。憑君回首向南望。漢文葬在霸陵原。如炯白等所言。則霸陵初未嘗發也。不知前說何以紛紛如此。

### 左右丞相

古者以右丞相爲尊。左丞相次之。如湯以伊尹爲右相。以仲虺爲左相。漢以陳平功第一。爲右丞相。周勃功第二。爲左丞相之例是也。後世以左丞相爲上。右丞相次之。如晉以王睿爲左丞相。以王保爲右丞相。北史斛律金進位右丞相。遷左丞相之例是也。官以左爲上。其來久矣。馴至於今日。僕觀國家班次。與夫鄉黨齒序之類。無以左爲尊。至於官職名號。又往往爲重者。如文武之有左右選。中書之有左右司。記注之有左右史。是皆先左而後右者。初不可一槩論也。白樂天制曰。魏晉以還。右卑於左。

### 元二之災

容齋隨筆曰。鄧騭爲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人民饑荒。注卽元元也。二字二點也。漢碑有楊孟文石門頌云。中遭元二。西夷殘害。孔耽碑云。遭元二坎圻。人民相食。趙氏金石跋云。若讀元元。不是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注非也。按王充論衡恢國篇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

露降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則所謂元二者。謂建初元年二年也。安帝永初元年二年。郡國地震大水。鄧騭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僕觀陳忠傳曰。自帝卽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盜賊並起。忠以爲憂。上疏曰。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云云。其言如此。益信所謂元二者。乃元年二年也。又按忠仕於永初中。則所謂元二之時。正與鄧騭之時甚合。益知隨筆所考。爲有驗矣。

漢嫁娶喪葬過制

楊王孫生厚自奉養。及病且終。屬其子以贏葬。此正與吾夫子以速朽之說。救桓司馬石椁之意同。祁侯不曉其意。以書責之。王孫報曰。吾贏葬。將以矯世也。厚葬無益於死者。俗人競以相高。僕觀鹽鐵論。乃知漢人厚葬之敝。果未免如王孫所云者。曰。今富者繡廡題湊。中者梓棺槨椁。貧者畫帟衣袍。繒囊緹囊。又曰。今生不能致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感之心。而厚葬重敝者。則稱以爲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黎民相效。至於發屋賣業。又曰。無而爲有。貧而彊誇。送死殫家。遣嫁滿車。富者空減。貧者稱貸。貢禹亦曰。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可見當時厚葬之敝也。夫孝無哀感之心。而以厚葬爲禮。梓者東園祕器。中人或得用之。送死至於殫家。遣女至於滿車。風俗之靡。從可知矣。不特凶禮如是。吉禮亦然。漢近古尙爾。況寥寥於千百載下乎。後漢王符亦極言嫁娶喪葬費用過制。甚與鹽鐵論意同。

郭璞先知

隨筆云。世說郭景純過江。居於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此說蓋以郭爲先知也。世俗錦囊葬經。爲郭所著。行山卜宅兆者。卽爲元龜。然能知水之爲陸。獨不能卜吉以免禍乎。僕謂不然。一飲一啄。莫非素定。況生死之大乎。故術之精者。可以預知。而不可以預計。景純對王處仲謂今日必死。亦知吾數止此。無可奈何。已而果然。是景純自度不能以術勝天理也。如此。孰謂卜吉可以免其非命乎。然世有禳災延壽之理。則有一說。莫若脩德。

掖庭收養曾孫

隨筆云。戾太子死。武帝追悔。爲之族江充家。黃門蘇文助充譖太子。至於焚殺之。李壽加兵刃於太子。亦以他事族田千秋。以一言至爲丞相。又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然其孤孫囚繫於郡邸。獨不能釋之。至於掖庭。令養視而不問也。豈非漢法至嚴。旣坐太子以反逆之罪。雖心知其冤。而有所不赦者乎。僕謂不然。武帝旣知太子無辜。而爲重戮其害己者。大用其愛己者矣。正宜雪其冤。而封其後可也。何至反以坐非辜之嫌。而不赦其孫乎。揆人情。似無此理。蓋武帝自太子死後。已屬意於鉤弋之子矣。鉤弋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上常言類我。又感其生與衆異。甚奇愛之。心欲立焉。彼皇曾孫襁褓小兒。固知其無足慮者。然其外氏如衛如許。徒黨猶熾。蓋恐因此追悔之後。滴拂其孫。適以起紛紛之變。帝明知其無辜。故特實而不問。但令掖庭收養而已。一面自謀立鉤弋之子。此武帝細墨自出於胸中。絲

毫之機不露如此。非剛決孰能爾哉。

### 魏其侯傳

漢書載魏其侯事曰。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爲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四年。立栗太子。以嬰爲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山下。史記載此。則曰。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田南山之下。此段史文不滿百字。較之班史多二十七字。班史三用嬰字。兩用魏其字。史記兩用嬰字。六用魏其字。班史無孝景字。史記凡三用之。

### 史文因誤

漢書甯成傳曰。爲人上操下急。如束溼師。古謂束溼。言其急之甚也。溼物則易束。史記則曰。如束溼薪。李廣傳曰。諸妄校尉。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張晏謂妄猶凡也。史記則曰。諸部校尉。田蚡傳曰。竇嬰爲大將軍。蚡爲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師古謂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己所生。史記則曰。跪起如子姪。觀史記之文。殊不費分解。雖子姪之語。出於禮記。子姪二字。亦近人情。

#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六

## 隸釋

洪氏集漢人碑刻爲隸釋。甚有補於後學。然亦間有意未到處。如鄙閣頌。行理咨嗟。則釋爲行李。僕按左傳。昭公行理之命。杜預注云。行理。使通問者。洪以行理爲行李。不爲無據。然釋以行李。亦似意順。蓋言行道之人。皆咨嗟不止。使人而已。古者理里字通用。又如柔遠而邇。而字無釋。僕疑而字借用能字耳。耐卽古能字也。蓋漢人書字有增偏旁者。有損偏旁者。增偏旁者。如書英爲瑛。損偏旁者。如書繼爲𪔐。之例是也。增玉爲瑛。損糸爲𪔐。又安知此碑不以理爲里。而爲耐乎。又鄭固碑有逡遁退讓之語。洪氏謂用史記引賈生逡巡遁逃之語。僕謂非用史記之語。蓋用前漢外戚傳。太伯逡循固讓之文爾。逡遁卽逡巡之義。合讀爲逡循。而洪氏謂合讀如本字。僕謂雖逡巡遁逃。賈生有是語。今單讀爲逡遁。於文勢順乎。按前漢敘傳曰。不疑逡遁致仕。外戚傳曰。太伯逡循固讓。平當傳贊曰。平當逡遁有恥。師古注。遁讀與巡同。此可驗也。管子亦曰。蹴然逡遁。又仲秋下句碑曰。爰茲衰微。三命縮羸。背余嬪儷。孤嗣單笑。洪氏謂爰茲衰微。三命縮羸者。知其嘗貢選也。背余嬪儷。孤嗣單笑者。知其有妻孥也。僕謂三命者。卽陰陽家五星三命之說。猶言壽命短促也。嚴碑訃亦云。經說三命。君獲其央。孫根碑云。羸縮有命。不可增損。卽此意也。洪謂貢選之說。其指似迂。

二公不喜人議其文

容齋續筆曰。歐公作尹師魯墓銘。但稱文章簡而有法。或以爲未盡。公怒。至貽書他人責之。荆公作錢公輔母墓銘。但云子官於朝。豐顯矣。公輔不滿。公曰。宜以見還。二公不喜人議其文如此。僕謂荆公人有片善。稱贊不已。歐公製作。竄改無餘。二公好善。動皆若此。豈有吾文未盡。而反諱人議之理。不知前輩作文。輕重貴於適中。假借不欲太甚。或者往往欲其極力稱借。豈二公之所樂乎。昔韓熙載嘗爲江南一貴人製墓銘。其間無甚可述。文竟。其人不滿。再丐潤色。韓書一絕卻之。如此風尚矣。僕謂使其議是也。二公政自心服。何至不喜。其不喜者。以妄論故耳。容齋謂二公皆不喜人議其文。是又非深知二公者也。

十萬橫行

北齊盧詢祖表曰。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人以爲工。僕謂此八字已先見於梁矣。王僧孺與何遜書曰。腦日逐。髓月支。擁十萬以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又爲祖豫州墓志曰。或欲十萬而橫行。乍思五千而深入。又任孝恭表曰。深入五千。張空拳而報主。橫行十萬。勒燕嶺以酬君。何書腦日逐。髓月支。卽楊子雲腦幕沙髓。余吾意。宋武帝詔亦曰。南腦勁越。西髓剛戎。

錄尙書事

漢置錄尙書。蓋取舜納大麓之義。此漢儒釋經之蔽。按書本意。籠卽林籠。非他意也。太史公曰。堯使舜入

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說正得經意。釋者乃謂舜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其鑿甚矣。是習聞當時之說爾。領尙書事。自武帝時置。歷世不改。如張安世。霍光。王鳳。師丹。所除是也。至章帝時。乃改爲錄尙書事。以趙熹等爲之。章帝蓋專其一時之權。以一字易之。不知權重無以復加。貽患於後世。其權在三公上。每少帝立。則置之。猶古者冢宰總己之義。魏晉之世。權臣移鼎之覺。往往由此。吁。可歎也。今州官有錄事。縣吏有押錄。恐承此名。

### 烏頭白

今人喻事之難濟。有老鴟頭白之說。僕觀燕太子丹質於秦。欲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事見風俗通論衡。是以曹子建詩曰。子丹西質秦。烏白馬角生。鮑昭詩曰。潔誠洗志。朝暮年。烏白馬角。寧足言。太史公但云。天雨粟。馬生角。

### 漢人用積薪字

賈誼曰。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董仲舒曰。抱薪救火。愈甚。無益也。此說出於戰國策。鬼谷子。戰國策曰。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亦不止。鬼谷子曰。抱薪趨火。燥者先然。鄧析子亦曰。救火投之以薪。賈董之言。祖此。汲黯曰。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此語出於文子。黯蓋引而言之耳。漢書二處用積薪字。皆無音。是以積字從本音也。僕謂此二字宜本之周禮。甸人積薪。音子賜切。漢書合從此音。

### 長安浩穰



張敞傳曰。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注。穰。音人掌反。只此一音。李商隱作平聲用。其爲京兆表曰。曲蒙恩澤。方尹浩穰。既殊有截之懼。合首無疆之祝。穰字作平聲呼。固雖一意。然於理合從漢書上聲用。

烏鬼

老杜詩。家家養烏鬼。說者不一。懶真子以爲豬。蔡寬夫以爲烏野七神。冷齋夜話以爲烏蠻鬼。沈存中筆談。細素雜記。漁隱叢話。陸農師埤雅。以爲鷓鴣。四說不同。惟冷齋之說。爲有據。觀唐書南蠻傳。俗尙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一姓白蠻。五姓烏蠻。所謂烏蠻。則婦人衣黑縉。白蠻則婦人衣白縉。又以驗冷齋之說。劉禹錫南中詩。亦曰。淫祀多青鬼。居人少白頭。又有所謂青鬼之說。蓋廣南川峽。諸蠻之流風。故當時有青鬼烏鬼等名。杜詩以黃魚對烏鬼。知其爲烏蠻鬼也。審矣。然觀元微之詩。曰。鄉味尤珍蛤。家神悉事烏。又曰。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注。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此說又似不同。據南蠻傳。烏卽烏黑之烏。而元詩以蛤對烏。則以爲烏鷓之烏。

唐言金印

歐公集古錄曰。崔能神道碑。李宗閔撰。有云。拜御史丞。持節觀察黔中。賜紫服金印者。隋唐有隨身魚。而青紫爲服色。宗閔謂賜金印者。謬也。僕謂唐人言金印者甚多。不但宗閔而已。劉禹錫集高陵令碑。亦曰。充渠堰副使。錫朱衣銀章。王公碑曰。攝御史中不紫衣金章。史孝章碑曰。兼監察御史。賜朱衣銀印。柳子厚集陽道州碣曰。皇帝以銀印赤紱。卽貶所起陽公。柳公墓表曰。遷大理評事。加朱裳銀印。張燕

公集郭知運碑曰。嗣子英傑。假紫服金章。似此不一。蓋以當時服色言之。非真所謂漢印綬者。

### 唐袍服用花綾

唐人袍服用花綾。僕觀白樂天謝裴常侍贈鶻銜瑞草緋袍魚袋詩曰。魚綴白金隨步躍。鶻銜紅綬繞腰飛。弟行簡賜章服詩曰。榮傳錦帳花聯萼。彩動綾袍鴈趁行。注。緋多以鴈銜瑞莎爲之。喜劉蘇州賜金紫詩曰。魚佩葑鱗光照地。鶻銜瑞草勢冲天。方鎮詩曰。通犀排帶勝。瑞草勒袍花。白詩多言此。按唐會要。德宗詔。頃來賜衣。文綵不常。非制也。今宜有定制。節度使宜以鶻銜綬帶。取其武毅。以靖封內。觀察使宜以鴈銜威儀。取其行列有序。牧人有威儀也。威儀委瑞草也。唐志亦詳。

### 孟嘗非諡

史記孟嘗君傳云。嬰卒諡爲靖郭君。文卒諡爲孟嘗君。僕謂苟如是。則是田嬰田文在時未爲靖郭孟嘗君。死後乃稱耳。嬰不必考也。按馮驩告秦王曰。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又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似此稱孟嘗君者甚多。考之當時孟嘗君正在。安得謂之諡乎。

### 野航

漁隱叢話云。杜子美詩。野航恰受兩三人。航當作艇。航是大舟。僕謂漁隱蓋見左思賦。長鯨吞航。子美詩。已具浮天航。樂天詩。野艇容三人。故有是說。不知航亦有小者。詩所謂一葦杭之。豈大舟也。秋水纒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其穩貼如此。不應改也。

半夜鐘

歐公云。唐人有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說者云。句則佳也。其如三更不是打鐘時。王直方詩話引于鵠白樂天溫庭筠半夜鐘句。以謂唐人多用此語。詩眼又引齊武帝景陽樓有三更鐘。丘仲孚讀書限中宵鐘。阮景仲守吳興禁半夜鐘爲證。或者以爲無常鐘。僕觀唐詩言半夜鐘甚多。不但此也。如司空文明詩曰。杳杳疎鐘發。中宵獨聽時。王建宮詞曰。未臥嘗聞半夜鐘。陳羽詩曰。隔水悠悠揚半夜鐘。許渾詩曰。月照千山半夜鐘。按許渾居朱方。而詩爲華嚴寺作。正在吳中。益可驗吳中半夜鐘爲信然。又觀江南野錄載李昇受禪之初。忽夜半一僧撞鐘。滿州皆驚。召將斬之。曰。偶得月詩云。遂釋之。或者謂如野錄所載。則吳中以半夜鐘爲異。僕謂非也。所謂半夜鐘。蓋有處有之。有處無之。非謂吳中皆如此也。今之蘇州能仁寺鐘亦鳴半夜。不特楓橋爾。又人定鐘事。見唐柳公綽傳。

宣帝之致良吏

漢循吏傳序載宣帝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僕謂此知其一。未知其二。宣帝致此者。於久任勸勵之外。又有所謂保全之術。使之不能動搖。故其得以肆志於職業間。而無恐懼不安之態。是以成久任之治效也。觀王嘉嘗曰。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宣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

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知宣帝致當時良吏。又濟以此術。不因王嘉言。孰從而知之。

### 丹陽有數處

今潤州丹楊館書從木。其屬縣丹陽。書從自。或者疑之。僕考晉地理志。謂山多赤柳。故名丹楊。江南地志。謂郡北有赭山。故名丹陽。二說皆有據也。抑又考之。兩漢丹陽郡治宛陵。而丹陽縣則今建康也。至移郡治於建康。而元帝又徙都焉。於是以建康守爲丹陽尹。至唐天寶初。始以今京口爲丹陽郡。而以曲阿爲丹陽縣。然則今潤之丹陽。正非漢丹陽之故治也。丹陽凡有數處。不可不知。楚鬻熊始封丹陽。則在今歸州秭歸縣。後楚文王徙都江陵。府枝江縣。亦曰丹陽。漢於宛陵置丹陽郡。隋於丹州置丹陽郡。唐於京口置丹陽郡。其地不一。而西漢志乃以曲阿之丹陽爲楚所封。誤矣。

### 劉夢得烏衣巷詩

劉禹錫金陵五詠烏衣巷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撫遺小說載六朝事迹云。金陵人王榭航海入烏衣國事。因目榭所居爲烏衣巷。劉詩指此。僕謂劉詩之意。蓋指江左王謝二家。非言王榭也。蓋謂江左王謝二家。爲當時名閥。多居此巷。世代更改。舊時王謝故宅。今爲丘墟。非復舊觀。經過是處。爲之感傷。所以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之句。此感傷烏衣巷之意爾。若言航海王榭。何必言尋常百姓家。審此則劉詩之意明矣。僕考丹陽記。烏衣巷乃吳時烏衣營。非燕子國烏衣之謂。

蓋王謝與王榭相類。而又有烏衣之名。或者往往誤焉。烏戌張仲均家有陳唯室親染此詩。謝字從言。蓋此也。後觀吳曾漫錄藝苑。雖黃所說。時與僕合。但謂烏衣營者。取軍兵所穿衣服得之。未知是否。

釋乳母之過

史遺載韓晉公爲浙東觀察。有乳母求外事。公欲殺之。願況爲之營救。詣公問之。公曰。天下皆以某守法。乳母先犯之。況曰。公幼時早起夜臥。卽要乳母。今爲侯伯。乳母焉用。誠宜殺也。公遽舍之。僕謂願況蓋用郭舍人之術。漢武帝乳母家橫暴。有司請徙乳母家於邊。奏可。乳母入。先見郭舍人爲泣下。舍人曰。第行。見辭去。還顧。乳母如其言。舍人罵曰。老女子。陛下已壯矣。尙須汝乳而活邪。尙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乃下詔無徙乳母。罰譖之者。此事見史記滑稽傳。

五松事

細素雜記云。史記秦始皇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爲五大夫。唐陸贄松詩。不羨五株封。李商隱有五松驛詩。李白序謂風雨暴作。五松受職。皆言五松事。惟荆公詩。老松先得大夫封。此爲得之。僕謂黃朝英稽考未至耳。非李白之徒謬也。按應劭云。秦皇逢暴雨。得五松。因封爲五大夫。蓋當時大夫係封五株松。非一松也。是以庾信終南山詩曰。水奠三川后。山封五樹松。五樹松在唐人前已如此言。豈謂李白等謬誤。朝英但見唐人有此數處用五松事。與史記之文不合。故有是說。不知此事見於應劭所載。而唐前人已用之矣。

### 盤谷序

歐公跋盤谷序云。盤谷在孟州濟源縣。貞元中。縣令刻石於其側。令姓崔名浹。今已磨滅。其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當時退之官未顯。未爲當時所宗。故但云知名士。當時送愿者不少。獨刻此序。蓋其文已重。僕家有魯直所校石本。與今刊本差異。隱者之所盤。無旋字。有人李愿居之。非爻字。道古今以譽盛德。非而字。利澤施于人。非於字。惟適所安。非之字。弗可幸致也。處污穢而弗羞。呵禁弗祥。皆非不字。大丈夫之遇知於王。用力於當世之爲也。無上字。與所字。盤之士。可以稼。非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而湘。非可灌可沿。又無喜有賞。怒有刑。六字。大率如此。其後有高從所跋曰。隴西李愿。隱者也。不干譽以求進。每韜光而自晦。寄跡人世。游心太清。樂仁智於動靜之間。信古今一人也。昌黎韓愈。知名之士。高愿之賢。故序而送之。縣大夫博陵崔君徠。披其文。稽其實。是用命工勒石於谷之西偏。以旌不朽云。唐貞元辛未歲建丑月。渤海高從。所謂磨滅之文。其全如此。歐公謂令姓崔名浹。而此謂姓崔名徠。必有一字之誤。觀前漢外戚傳。洿穢不脩。非羞字。

### 宮殿

石林燕語曰。古者天子之居。總言宮。其別名皆曰堂是也。故詩曰。自堂徂基。禮言天子之堂。初未嘗有稱殿者。秦始皇紀言作阿房宮。甘泉殿。蕭何傳言作未央殿。其名始見。而阿房甘泉未央亦名宮。疑皆起於此時。僕觀黃帝有合宮。堯有貳宮。湯有鑣宮。周有蒿宮。楚有蘭臺宮。韓有鴻臺宮。齊有雪宮。列子有

化人宮神異經有天淫宮古之言宮者如此宋玉賦謂高殿以廣意商君謂天子之殿戰國策謂蒼鷹擊於殿上說苑謂齊有飛鳥下止殿前莊子謂入殿門不趨奉劍於殿下史記毛遂定從於殿上優孟入殿門古之言殿者又如此則知宮殿之稱其來久矣非但始於秦始皇也但殿未聞專名某殿而已此二字者上下通用不拘至尊如儒有一畝之宮象往入舜宮霍光第中鵲鳴殿前黃霸居丞相府舉孝子先上殿是也藝文類聚謂蕭何曹參韓信皆有殿

報羅二說

一雜說謂進士放榜須有一人謝世名曰報羅使言報大羅天也摭言又謂羅玠貞元中及第開宴曲江泛舟玠以溺死後有開試前卒者謂之報羅二說不同

#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七

## 姓名同者

漢刻中有鄭子真殘碑。毀裂不容深考。或者往往疑爲谷口鄭子真。以僕考之。鄭子真見於所載者有二。一卽谷口者。一鄭玄之孫。見真誥。谷口者。係哀平之世。鄭玄之孫。計其時在三國。而此碑乃靈帝熹平四年。相去俱遠。乃知又別一人。是所見三鄭子真也。想不止此。僕因觀史傳。聞集古人姓名同者。至二百餘人。後見益多。不暇一一筆錄。只如公孫弘有三人。張禹有四人。其他如南宮适。伏子賤。朱買臣。孔安國。張長公。楊雄。驪遂之徒。亦不止一人。後周自有兩宇文貴。前漢自有兩貢禹。唐有兩李光進。俱爲將。有兩裴巽。俱尙主。古有兩羿。俱善射。類說謂凡有三王喬。以僕觀之。亦不止此。然古人姓名。豈能括盡。不過隨所見言之耳。崇文總目。謂有同姓名錄一卷。名賢姓字相同錄三卷。闕考。隋志同姓名錄一卷。乃梁元帝撰。

## 東陽沈隱侯

今人言沈約則曰東陽。僕考約爲東陽太守。非其末年官位。齊隆昌初。約以吏部郎出爲東陽太守。明帝卽位。徵爲五兵尙書。遷國子祭酒。永元初。復爲司徒左長史。進號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梁武帝受禪。爲尙書僕射。遷右僕射。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遷尙書令。改左僕射。領中書令。領太子少傅。



轉左光祿大夫。約自東陽太守之後。其履歷如是之深。亦既居相位矣。豈可但言東陽邪。又約諡隱侯。爲其有懷不實。故曰隱。隱者貶詞。非佳語也。今烏戍西寺土地祠牌曰東陽沈隱侯祠。似未爲允。又詩詞有沈腰清瘦之語。僕又考之。約之言曰。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移孔。以手握臂。計月小半分。於傳文初無腰瘦之語詞。蓋述其意爾。僕觀王約戲沈昭略曰。汝是沈昭略。何以瘦而狂。此卻有沈瘦二字。

### 江革忠孝

蒙求江革忠孝。王覽友弟。諸家注盡引後漢江革。且後漢江革是江巨孝。非忠孝也。僕讀南史。梁時亦有一江革。年十六喪母。以孝聞。後爲魏人所執。詞色莊正。不少屈服。而歸梁。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此正兼忠孝二事。

### 漢賜金晉賜布帛

漢賞賜多用黃金。晉賞賜多用絹布。往往各因其時之所有而用之。漢初以黃金四萬斤與陳平間楚。其用如此。所積可知。梁孝王臨死。府庫尙有黃金四十餘萬斤。吳國懸賞斬大將者。黃金五十斤。以次賞金各有差等。王國尙爾。天府有不待言者。治郡有聲。則增秩賜金。復有功臣不時之賞。費用浩瀚。不聞告乏。數千斤之賜甚多。不可勝舉。如黃霸嚴訴尹翁歸等。動與百斤。周勃賜五千斤。霍光前後所賜至七千斤。至王莽末。省中黃金尙積六十萬斤。董卓郿鵠亦不可勝數。是知當時黃金多也。晉時賞賜絹布絹百匹。在所不論。阮瞻千匹。溫嶠庾亮荀崧楊珧等。皆至五千匹。周復唐彬琅琊王伯等。皆六千匹。

王渾杜預等皆八千匹。賈充前後至九千匹。王濬張華何攀等皆至萬匹。王導前後近二萬匹。桓溫前後近三十萬匹。蘇峻之亂。臺省煨燼。時尙有布二十萬匹。絹數萬匹。又可驗晉布帛之多也。

### 退之淮西碑

唐史與三說皆謂退之淮西碑多歸裴度功。李愬妻唐安公主不平。訴之於帝。謂愈文不實。遂斲其碑。更命段文昌爲之。而丁用晦芝田錄則曰。元和中。有老卒推倒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殺之。囚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命放罪。敕段文昌別撰。羅隱石烈士說亦曰。石烈士名孝忠。猛悍多力。嘗爲李愬前驅。一旦熟視裴碑。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狀者再三。吏執之詣前。孝忠云。上因得淮西平賊之本末。命段學士更爲之。二說皆謂因老卒推碑。與前說不同。又讀李商隱淮西碑詩曰。碑高三丈字如手。負以靈鼈戴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麤砂大石相磨治。觀商隱所說。又非關老卒推仆碑石。乃爲當時之人。讒言所入。天子自使人拽倒。別刻文昌之作。諸說不同。竝著於此。

### 古人諺語

古人諺語。見於書史者甚多。姑著大略於此。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曰。家有千金。坐不垂堂。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曰。一朝不朝。其間受刀。曰。當出不出。間不容髮。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曰。一

人左朝百人一帶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曰千人所指無病自死曰怒其室作色其父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曰生男如狼惟恐其尪生女如鼠惟恐其虎曰穀弩射市薄命先死此類不可勝舉今人有薄命先穿之說知此語久矣

唐宰相視事

唐宰相上事日用隔品致敬坐受御史中丞吏部侍郎以下廷拜之禮自陳夷行始奏罷之按文宗時王涯爲僕射當時御史中丞宇文鼎恥爲之屈奏僕射視事四品以上官不宜拜涯建言與其廢禮不如避位以存舊典帝詔尙書省雜議李固言受冊官始上無不答拜而僕射亦受冊禮不得獨異雖相承爲故事然人情難安豈可不改帝不能決竟用舊儀武宗時陳夷行爲左僕射乃奏僕射視事受四品官拜無著令比自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爲僕射下拜階下謂之隔品致敬準禮皇太子見上臺羣官先拜而後答拜以無二上故也僕射與四品官竝列朝廷不容獨優左右僕射位次三公三公上日答拜而僕射受之非是望敕有司約三公上儀著令詔可至是始定夫以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列拜階下而僕射巍然坐受於堂上不幾於甚乎僕嘗考之唐初未嘗有是禮自明皇尊崇張說乃始習爲故事初非舊典說初行此時人亦驚異之或徵所從來說引聖曆間李日及豆盧欽望同日

拜相用此儀。其言如此。初無據也。

### 漢朝臣見三公禮

或者謂唐朝臣見三公禮。則聞之矣。漢世朝臣見三公禮。班史不載。是以後世無聞焉。僕謂漢世朝臣見三公禮。竝拜。至丞郎見入坐。皆持版揖。事見漢儀。及漢舊儀。是以衛青爲大將軍。或謂汲黯大將軍。尊重。不可不拜。黯謂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陳蕃爲光祿勳。范滂爲主事。以公儀詣蕃。執版入閣。坐坐。蕃下奪滂版。滂投版振衣而起。郭泰責蕃曰。以階級言之。滂宜有敬。以類數推之。至閣宜省。敬止在門。漢世三公之禮。與百僚絕席。如此之異。至入坐之禮。則殺矣。此有以見其大略。沈約宋書。亦嘗引以爲言。

### 唐階官之制

唐制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階官之品。至朝散大夫。方換五品服色。衣銀緋。封贈蔭子。未至朝散。雖職事官高。未許易服色。封贈之制。雖宰相只許封一代。其封二代。非特恩不可。光祿大夫許門設檠戟。吏三十。考轉銀青。此其大略也。僕觀白樂天爲中書舍人。知制誥。元簡爲京兆尹。官皆六品。尙猶著綠。其詩所謂鳳閣舍人京兆尹。白頭猶未脫青衫。南宮啓請無多日。朝散何時復入銜。劉夢得賀給事加五品。詩曰。八舍郎官換綠衣。元微之作武儒衡。陞朝散大夫制曰。今由是級。則服色驟加。誠足貴矣。樂天授朝散大夫制曰。蔭子封妻。豈惟腰白金而已。權德輿罷相。爲檢校尙書。與元節度使。改葬其父。因表納。

檢校尙書請回贈祖官不許納官特贈祖僮禮部郎中呂溫代鄭相公謝戟十二枝表曰吏考三十始秩銀青戰勳十二乃號柱國

### 省中畫壁

魯直言唐省中皆青壁畫雪僕因考之漢省中皆粉壁畫古列士列女見漢官典職而沈約宋志亦曰郎官奏事明光殿殿以胡粉畫古列賢列士唐翰苑粉壁畫海中曲龍山憲宗臨幸中使懼而塗之是後皆畫松鶴見李德裕詩畫壁看飛鶴注祕閣廊壁薛稷畫鶴見鄭谷詩淺井寒蕪入迴廊疊薛侵因看薛稷鶴共起五湖心畫斷云畢宏大曆二年爲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集賢注記云集賢院南壁畫陰鏗詩圖北壁畫叢竹雙鶴四庫當門畫夫子坐於玄帳左右諸弟子執經問道東觀記謂靈帝詔蔡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於省唐錄謂文宗自撰集尙書君臣事蹟命畫於太液亭省禁畫壁見於所載班班若此應劭謂畫堂畫九子母疑有所據

### 醉翁亭記

歐公作滁州醉翁亭記自首至尾多用也字人謂此體翺見歐公前此未聞僕謂前輩爲文必有所祖又觀錢公輔作越州井儀堂記亦是此體如其末云問其辦之歲月則嘉祐五年二月十七日也問其作之主人則太守刁公景純也問其常所往來而共樂者通判沈君典宗也誰其文之晉陵錢公輔也其機杼甚與歐記同此體蓋出於周易雜卦一篇

嵇康幽憤詩

石林詩話曰。嵇康幽憤詩。昔慙柳下。今愧孫登。蓋志鍾會之事。僕謂鍾會所以害康者。因呂安兄訟弟之。故觀其集。有與呂長悌絕交一書。甚詳。其間曰。阿都開悟。每喜足下。有此弟。足下許吾不擊都。以子父六人爲誓。吾乃感足下重言。尉解都。都遂釋然。何意足下包藏禍心。密表擊都。今都獲罪。吾爲負之。吾之負都。由足下之負吾也。蓋康嘗爲安致解於其兄。兄給其和。密致其罪。康悔。因爲是書。與其兄絕交。遂牽連入獄。幽憤之詩。正志其事。所以繼有內負宿心。外慝良朋之語。魏氏春秋謂呂巽誣其弟安不孝。安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而晉史亦曰。康與呂安友善。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詞相證引。遂復收康。康謹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蓋孫登嘗謂康曰。子才多識寡。難免於今之世。此所以有愧孫之語。樂天雜感詩曰。呂安兄不道。都市殺嵇康。

應璩百一詩

石林詩話曰。梁鍾嶸論淵明出於應璩。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與陶詩不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多違法。應璩作詩以刺在位。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區區在位者。何足以槩其心哉。僕讀雜體詩集。應璩百一詩。凡有五首。不止一篇。所謂百一云者。又不止文章錄一說。凡有數說。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應休璉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位者。咸皆怪懼。何宴獨無怪也。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璉作百一詩。百數十篇。有詩人之旨。

孫盛晉陽秋曰。應據作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七志曰。應據謂之新詩。以百言爲一篇。謂之百一詩。樂府廣題曰。百者。數之終。一者。數之始。士有百行。終始如一。故云百一。應據爲曹爽大將軍長史。前後爲詩百餘篇。以諷爽。揉以習俗之言。博會其意。名曰百一。爽卒不悟。以及於禍。百一詩序曰。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文章錄曰。曹爽多違法。據爲是詩以諷焉。意者以爲百分有一補於時政。唐藝文志。應據有百一詩八卷。鍾嶸謂應據詩祖魏文。善指事。得激刺之旨。

白樂天詩紀歲時

白樂天詩多紀歲時。每歲必紀其氣血之如何。與夫一時之事。後人能以其詩次第而考之。則樂天平生大略可睹。亦可謂詩史者焉。僕不暇詳摘其語。姑摭其略。如曰。未年三十生白髮。不展愁眉欲三十。十生二毛。三十爲近臣。又過三十二。憶昔初年三十二。忽年三十四。年已三紀餘。我年三十六。元和二年三十七。行年三十九。四十如今欠一年。四十有女名金鸞。衰病四十身。四十官七品。四十已如此。四十心如七十人。年來四十一。病鬢愁心四十三。面瘦頭斑四十四。髮鬢蒼蒼四十五。衰顏江城四十六。四十六時三月盡。鬢髮蒼蒼四十七。應悟前非四十九。四十九年身老日。五十蹉跎得掌綸。吾年五十四。加朝散。五十江城守。白髮平頭五十人。長慶二年五十一。五旬已過不爲天。前歲花前五十二。五十二人頭似霜。明年半百又加三。今年花前五十五。猶去懸車十五載。每思兒戲五十六。今年五十六。蘇杭兩州五十七。只欠三年未六旬。半百年過六年時。身爲三品五十八。我初五十八。五十八翁方有後。欲

年六十始歸來。天明平頭六十人。六十衰翁兒女悲。不準擬身年六十六。六旬猶健天亦憐。冉冉老去過六十。位踰三品過六旬。已過潘安三十年。來歲年登六十二。六十二三人。六十三翁頭雪白。六十四年明日催行年六十四。七十我今欠五歲。無喜無憂六十六。相看七十欠三年。六十八衰翁。今日行年將七十。今年登七秩。已開第八秩。悠悠七十春。外翁七十孫三歲。七十我年幸過之。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鬢白七十一。七十三人難再到。七十三翁旦暮身。七十過三更較希。七十四年身壽及七十五。考本傳。白公年七十五薨。自三十至七十五。往往必見於詩。又有去時十二三之句。及數行鄉淚一封書。則題曰。年十五時作。王昭君詞則題曰。年十七時作。少年已多病。則題曰。年十八時作。我年二十君三十。又紀其少年之所作如此。僕觀白公年十八時。謂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老。然安彊壽考。至於七十有五。而後不祿。既有姬侍。不能無耗蝕氣血。故壽夭雖係所稟。然方寸泰然。不汲汲於榮利。是亦養壽一端。今士大夫精耗於內。而神驚於外。所以罕終天年。觀白公之詩。率多寬適。有以驗其壽云。

### 景帝殺周亞夫

容齋續筆曰。景帝非殺卿大夫者。獨至於周亞夫而忍爲之。何哉。竊嘗原其說。亞夫屯細柳。天子勞軍至。不得入。旣入。不得驅馳。介冑之士不拜。以軍禮見。謂乘輿制於將帥。豈人臣之禮哉。則其傲睨帝尊。故賜食不設箸。有不平之氣。鞅鞅非少。主臣見於詞色之間。以是殞命。其可惜也。僕謂此說不然。景帝忌刻少恩。穎濱先生嘗言之矣。其殘忍所及。非特一亞夫而已。釋之以劾奏之恨。斥死鄧通以吮癰之怨。



餓死。鼂錯爲國遠慮而誅死。此猶未也。臨江王榮以母失愛。使酷吏殺之。吳王世子以博爭道。提博局殺之。梁王縱之驕。復致於憂死。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肆其殘忍者。往往而是。安可謂景帝非好殺者。獨忍於亞夫哉。且天子勞軍細柳。至不得入。旣入不得驅馳。介冑之士不拜。正亞夫好處。所以見治軍嚴整如此。豈易得哉。是以文帝改容禮敬。勞軍而去。謂亞夫豈得而犯。以霸上棘門爲兒戲。其意可見。異時以緩急真可將兵。屬景帝。文帝正以此得之。景帝卽位。隨用以平七國之難。則亞夫軍容整肅。其效立見。僕嘗謂使爲將者。人人如亞夫之治兵。則兵何患乎不精。敵何患乎不克。然則景帝之殺亞夫者。正自其殘忍之性。殺臣下不以爲怪。雖如亞夫之挺挺。亦所不免。豈亞夫有以致之邪。前輩謂人主殺人不可使之手滑。信哉。

退之琴詩

退之聽琴詩曰。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此意出於阮瑀箏賦。不疾不徐。遲速合度。君子之衢也。慷慨磊落。卓礫盤紆。壯士之節也。阮瑀此意。又出于王褒洞簫賦。褒曰。澎瀾沆瀣。一何壯士。優柔溫潤。又似君子。

#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八

## 封贈外祖

唐制封贈雖宰相止及其父。若以恩回贈不但其祖。雖異姓亦及之。如權德輿以檢校尚書恩乞及其祖。贈禮部郎中。戶部尚書楊於陵。請回贈祖贈吏部郎中。是以恩回贈其祖者也。又如劉總外祖故瀛州刺史張懿。贈工部尚書。制曰。有外孝孫爲吾賢帥。自義率祖。推恩外族。外祖母李氏。贈趙國夫人。制曰。段公威德當流慶於外孫。令伯孝心願推恩於祖母。是以恩回贈其外祖者也。此例極多。

## 二史贊論

前漢董仲舒贊曰。劉向稱董仲舒。雖伊呂何以加。至向子歆。以爲伊呂聖人之偶。仲舒未及乎游夏。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譚。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班固引其三代評論如此。後漢皇甫嵩論曰。前史晉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之捷。本之盧植。范曄引其三代傳聞如此。范之較班。頗覺辭費。

## 浮雲蔽日

潘子真詩話云。陸賈新語曰。邪臣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太白詩。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蓋用此語。僕觀孔融詩曰。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曹植詩曰。悲風動地起。浮雲翳日光。傅玄詩曰。飛

塵汚清流。浮雲蔽日光。史記龜策傳曰。日月之明。蔽於浮雲。枚乘詩曰。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此皆祖離騷。雲容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之意。注。雲氣冥冥。使晝日昏暗。諭小人之蔽賢也。東方朔七諫。亦曰。浮雲蔽晦兮。使日月乎無光。又曰。何汜濫之浮雲兮。蔽此明月。顧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皆指讒邪害忠良之意。苻堅時趙整歌。亦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

詩意重疊

續筆曰。作詩至百韻。詞意既多。故有失於檢點者。如杜老夔府詩。前云滿坐涕潺湲。後又云伏臘涕漣漣。白公寄微之詩。一篇之中。說酒十一句。東坡中隱堂五詩。爲四韻。亦有坡伏鼈崖伏龜之語。近於意重。僕謂古人之詩。古人之意也。正不當以是論。但晚輩規倣前作。不可用此爲格。此魯男子所謂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豈失於檢點哉。

名與本傳不同

古人名字。有與本傳不同者甚多。如晉書曰。鄧艾。碑曰。鄧艾。疑古人艾。艾字通用。如石經。艾用三德。爲艾用三德也。後漢謂虞詡字升卿。碑謂字定安。陳寔字仲弓。碑謂仲躬。論語曰。申枨。史記與漢碑皆曰申黨。唐涼國公主傳。謂字華莊。碑謂花妝。史記始皇紀。丞相隗林。觀鐵秤權銘。則曰隗狀。非林也。有得漢周惡夫印。或疑惡非亞字。劉原父謂亞惡二字。古者通用。案史記。盧縮孫封惡谷侯。漢書作亞谷侯。是矣。海陸碎事。謂淵明一字泉明。李白詩多用之。不知稱淵明爲泉明者。蓋避唐高祖諱耳。猶楊淵之稱。

楊泉非一字泉明也。

### 道士鵝羣

西清詩話曰。太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案晉書。右軍寫道德經換道士鵝。非黃庭也。僕觀陶穀跋黃庭經曰。山陰劉道士以鵝羣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穀亦謂黃庭得非承太白之誤乎。黃魯直詩爲君寫就黃庭了。不博山陰道士鵝。梅聖俞詩。道士雖換黃庭經。又曰。黃庭換白鵝。皆承此謬。或者謂晉史但言道士鵝羣。不知穀何以知其爲道士劉君也。僕考晉帖。獻之有劉道士鵝羣。亦復歸也。無乃據此乎。

### 退之注論語

聞見錄曰。張籍祭韓退之詩曰。魯論未訖注。手足今微茫。是退之嘗有論語注而未成也。今世所傳宰我書寢作畫。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作音。是其所注者。僕考李漢序退之集曰。有論語注十卷。後世罕傳。然縉紳先生往往有道其三義者。近時錢塘汪充家有是本。王公存刊於會稽郡齋。目曰韓文公論語筆解。自學而至堯曰二十篇。文公與李翱指擿大義。以破孔氏之注。正所謂三義者。觀此。不可謂魯論未訖注。後世罕傳也。然觀聞見錄引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作音字。今所行筆解無此語。往往亦多遺佚。或謂韓公所解多改本文。近於鑿。僕又觀退之別集答侯生問論語一書。有曰。愈昔注解其書。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取信後生輩耳。韓公以此自謂。夫豈用意於鑿乎。

三叟百餘歲

林髻齷時侍叔父問路旁三叟之說。謂出於近時小說。因閱類要見應據一詩。正有是語。曰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鉏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內姬粗醜。中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詞。暮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乃知此古語爾。

呼物之音

世爲戲語嘲姓奚者。以謂鴨姓奚。呼奚必來。因觀應劭風俗通。謂雞本朱氏翁所化。故呼朱必來。不覺發笑。又觀施肩吾詩曰。遺卻白雞呼弭弭。弭音祝。得非朱與祝聲相近邪。此語已見於古。今呼犬爲盧。則戰國策有韓盧。齊詩有盧令。而盧之聲亦久矣。

湖日蕩船

竹坡詩話曰。蔡伯世作杜少陵正異。有可疑者。如湖日落船明。以落爲蕩。以余觀之。落字爲佳。僕謂竹坡未參此語爾。使其日晚泛湖。此景便見。其工正在蕩之一字。勝落字遠甚。此一字不但施於湖日爲精。明其他亦工。如謝混詩。惠風蕩繁圃。姚合詩。春風蕩城郭。陸龜蒙詩。微雨蕩春醉。用此一字。景象迥別。筆架沾雨。

少陵詩曰。筆架沾牕雨。謂筆架爲窗雨所沾耳。開元遺事載蘇頌有花石筆架。天欲雨。則石架津出。以此沾雨無失。用此事亦未可知。沾恐當作占。又老妻畫紙爲棋局。見李秀四維賦。畫紙爲局。削木爲棋。又

無行亂眼多。見庾信鵝詩。雪光偏亂眼。

### 太公之年

嬾真子曰。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詞曰。太公九十乃顯榮。東方朔云。太公七十有二。設謀於文武。僕謂二說多有之。不特此也。如荀子曰。舉太公於州人。行年七十有二。鄒子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說苑曰。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淮南子曰。呂望年七十始學兵書。九十佐武王伐紂。魏志曰。尙父九十秉旄鉞。白詩曰。七十遇文王。此類甚多。然太公遇文王之歲月。無經典正文。蓋嘗求之諸說。互有不同。雒師謀注云。文王既誅崇侯。乃得呂尙於磻谿之厓。是太公遇文王於伐崇之年。書傳云。散宜生南宮括閔天三子相與學於太公。四人遂見西伯於美里。是太公遇文王於被囚之年。史記齊世家云。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大作豐邑。天下三分歸其二。太公之謀居多。則是太公歸周。又在斷虞芮之前也。左傳稱呂伋爲王舅。則武王之后。太公女也。文王既得太公。相知之深。然後以武王娶其女。文王受命之年。武王已八十二矣。不應是時方娶其女。此尤汗漫。難以稽考。

### 唐人一詩見兩處

唐人一詩見兩處刊者甚多。如萬愁生旅夜。百病輾衰年。時過無心求富貴。身閒不夢見公卿。此二詩既見姚合集。又見王建集。賃宅得花饒。初開恐是妖。此一詩既見楊巨源集。又見王建集。有月皆同賞。無

秋不共悲。此詩在盧綸集。則曰憶司空文明。在司空文明集。則曰憶盧綸。不知果誰爲也。

### 郡守左符

唐故事。以左魚給郡守。以右魚留郡庫。每郡守之官。以左魚合郡庫之右魚。以此爲信。自周顯德間廢。而此制不可復。唐之魚符。卽古者銅虎符之意也。按古之符節。左以與郡守。右以留京師。非謂留郡庫也。謂郡守往回。以所授之左符。合京師之右符。以防其僞。其或遣使調發於郡國。則請內庫之右符。以合郡國之左符。如魏公子無忌入王臥內。竊虎符以召晉鄙之兵。救平原之難是也。大略如此。然觀唐志。謂符寶郎掌國之符節。藏其左而班其右。環濟要略。銅虎符竹使符中分。留其左半。以右半付之。則知古之符藏其右而班其左。後之符藏其左而班其右。此爲不同。今刑統出左符以合右符。是亦左者在內。右者在外也。說者謂請內庫之左符。以合郡國之右符耳。

### 禍福不相遠

漢高祖與盧綰同里。同日生。及壯學書。又相愛。終之高祖帝漢。盧綰王燕。皆處非常之地。則知庚甲稍同。禍福亦不甚相遠。因而推之。李潛與李宗諤同宗同甲。後一日生。平生休戚同。宗諤死。潛後一日死。李摯與李行敏同宗。同年發科第。同甲子。又同門摯嘗答行敏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武元衡與李吉甫同年。又同日爲相。及出鎮。又分揚益。至吉甫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前一年以元衡生日薨。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日受害。其禍福之同。有如此者。

諒闇登遐

吳曾漫錄曰。孫綽表哀作詩。其序云。自丁荼毒。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雖人臣亦可以言諒闇也。僕謂人臣而稱諒闇。不特孫綽也。晉人如山濤居母喪。詔曰。山太常居諒闇。情在難奪。蓋當時未甚避忌。故爾。又如登遐二字。晉人臣下亦多稱之。如夏侯湛曰。我王母登遐。孫楚除婦服詩曰。神爽登遐。忽一周。又詠王驃騎曰。奄忽登遐。自此稱登遐者不少。亦當時未避忌爾。然不可謂臣下亦可稱也。案闇字何休讀爲音。鄭氏讀爲諳。白樂天詩曰。商宗諒闇中。讀爲暗。

事有定數

灌口城。漢灌嬰所築。至建平中。孫權經此城。命鑿井。適中古甃。得石函。銘曰。漢六年。穎陰侯開。下云。三百年當塞。塞後不滿百年。當爲應運者所開。權欣然以爲己瑞。樗里子之葬渭南也。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吾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考樗里子。至漢高帝造二宮之時。實一百有三年。夫以一井之開塞。二宮之建。其先定已如此。況他事乎。要知萬事皆有定數。世徒知一井開於孫權。而不知已定於三百年之初。世徒知二宮作於高帝之時。而不知樗里子已定於百年之始矣。蓋戰國之士。多深於數。所以能知未來之事。至漢猶然。

禽經

章茂深嘗得其婦翁石林所書賀新郎詞。首曰。睡起啼鶯語。章疑其誤。頗詰之。石林曰。老夫嘗考之矣。流



鶯不解語。啼鶯解語。見禽經。僕因求之。禽經止一卷。不載所著人名。自漢七略。隋經籍志。唐藝文志。本朝崇文書目。皆不載。觀其洞究物理。殆非常人所爲。觀埤雅及諸書。述禽經所載。而今禽經無之。尙數十條。如鶴以怨望。鷓以貪顧。雞以噓視。鴨以怒睨。雀以猜懼。燕以狂盱。鶯以喜囀。鳥以悲啼。鳶以饑鳴。鴿以潔唳。梟以凶叫。鷓以愁嘯。鵝飛則蜮沉。鷓鳴則蚓結。鷓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陸生之鳥。喙多銳而善啄。水生之鳥。喙多圓而善喙。短脚者多伏。長脚者多立。凡此。在今書皆所不聞。疑禽經非全本。此語得之鮑夷白。僕又觀之。如鷺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鷓傳枝。此見變化論。鶴以聲交。鷓以意交。鷓鷓以晴交而孕。此見爾雅疏。魚瞰雞睨。鳥無肺胃。蜃無臟。見崇有論。此類甚多。皆禽經所當收者。鮑夷白謂禽經非後人作。僕考古今羣書類目。竝無禽經。又觀三國志。陳長文引牛經。馬經。鷹經。及諸相印相笏等經。謂皆出於漢世。獨不聞禽經之說。今崇文書目載馬經。鶴經。駝經。鷹經。龜經。亦無禽經。疑後人所作。埤雅謂師曠作。

### 古今之學

范曄後漢論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憑譽以顯物。爲己者。因心以會道。顏氏家訓曰。古之學者爲己。輔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爲人。行道以濟世也。今之學者爲己。修身以求進也。二說不同。皆非吾夫子之意。

### 慨慷等語

漢臯詩話曰。字有顛倒可用者。如羅綺綺羅之類。方可縱橫。惟韓愈孟郊輩才豪。故有慨慷之語。後人亦難放效。僕謂慨慷二字。退之東野亦有所祖。非二公自爲也。然慷字多作平聲用。觀曹孟德短歌行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第一章協歌何多。第二章協慷忘康。退之東野輩蓋祖此。非特二公也。前後名人如左太沖張文昌王昌齡岑參等皆用此語。僕不暇縷舉。如岑參詩廿五韻竝於平聲方字韻押。其一聯有曰。蒼然西郊道。握手何慨慷。是皆有慨慷之語。古人顛倒用字。又不特慨慷二字而已。悽慘作慘悽。琴瑟作瑟瑟。參商作商參。皆隨韻而協之耳。又如曹子建袁陽源等。皆以西字與先字協。則漢趙壹蓋嘗如是。潘安仁等以負荷之荷作平聲協。則班超贊固已然矣。班超贊又出於楚辭。蔡寬夫詩話謂此體至魏晉猶在。僕謂不但魏晉六朝尙然。如王韶之詩是也。類而推之。何可勝數。又如綢繆二字。張敞則曰。內飾則結繆綢。

### 心堅石穿覆水難收

世言心堅石也穿。案真語昔有傅先生者。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而太極老君詣之。與之木鑽。使穿一石盤。厚五尺許。云。穿此盤當得道。其人乃晝夜穿之。積四十七年。鑽石穿。遂得神丹。乃升太清。故魯直觀伯時畫馬詩曰。木穿石盤未渠透。卽此也。又言覆水難收。案姜太公妻馬氏。不堪其貧而去。及太公既貴。再來。太公取一壺水傾於地。令妻收之。乃語之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光武詔亦嘗引此。

盧氏四世

唐盧懷謹清素有守爲時名相懷謹少子奕死於祿山以貞烈著見忠義傳奕子杞佞邪誤國見姦臣傳杞子元輔端靜純正能紹其祖烈盧氏四世趨操不同如此君子惜奕之後有杞而又喜杞之後有元輔也故元輔歷顯劇而人不以杞之惡爲累士大夫有病其父祖之辱勉自修飭以贖其過正君子世論之所深予此周王命蔡仲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而沈勁所以盡死節以刷沈充負國之恥者蓋知此也

唐書用媒蝸字

或者議宋景文公修唐書用媒蝸二字司馬遷用媒孽二字僕觀曹氏藉田論曰封人有以輕鑿脩鉤去樹之蝸者曰不識天下亦有蝸乎曰三苗共工非堯之蝸與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蝸乎宋公之意本此

#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九

## 後宮嬪御

古者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自世婦以下，不過備後宮侍御給使之役而已。豈必皆在寵幸之數。毛詩正義謂百二十人排次當夕，各有定期。半月周徧，此說似拘。其說引內則：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五日不御則怨曠，故諸侯之制五日一御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次兩媵則四日。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則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御女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十五夕而徧，自望後反之。以御女八十一人而言，九御知當九夕，以數準之，故九嬪以下皆九人當一夕也。夫人自然當一夕，是十五日一徧。三十日再徧，與望數相期，當以九人當一夕，半月之間百二十人俱徧。後半月復然，周而復始。其說如此，不知其果然乎。今貴公子多畜姬媵，倚重於區區之藥石，伐真氣而助彊陽，非徒無益，反以速禍。雖明理君子如韓退之，有所不免。情慾之不可制如此，故士大夫以粉白黛綠喪身殞命，何可勝數。前覆後繼，曾不知悟。射工狐狸，工於迷人，正自不能不爾。嗚呼，安得廣成子之術告之哉。

## 檄楚相文

張儀相秦，爲文檄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此段文連五句。

用我汝意其回互若此甚與子胥謂夫差我令而父霸等數語同。

### 石頭石城西塞

有兩石頭一在豫章一在金陵在金陵者所謂鍾山龍蟠石頭虎踞王處仲蘇峻之所據之地也在豫章者卽韓退之次石頭驛詩是也晉殷洪喬爲豫章太守去都之日得書百函次石頭悉投之水中吳曾漫錄謂傳言去都而不言次豫章疑投其書於金陵之石頭爾非豫章也然而豫章有投書渚者後人意之耳有兩石城一在金陵一在竟陵在金陵者卽左思所謂戎車次於石城者在竟陵者卽莫愁所居之城也而周美成詞乃以金陵石城爲莫愁事用無乃誤乎有兩西塞一在霽川一在武昌案唐書張志和傳謂顏真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浮家泛宅往來苕霽間又志和詞中有霽谿灣裏釣魚翁之句明此知志和之西塞正在霽川而在武昌乃曹武成王用師之城洪內翰作西塞漁社圖亦嘗辨此而漫錄乃謂志和西塞在武昌所見亦誤矣。

### 五言詩

晉唐以來文人類多以五言詩起於李陵或者又引毛詩五言之句謂李陵五言出於三百篇之詩僕謂是則然矣往往李陵之詩首尾徹章皆以五言前此未有攷耳僕觀徐陵玉臺新詠有枚乘雜詩九章皆五言徹章此正明爲五言詩者在李陵之前若是則豈可謂五言詩起於李陵乎林少穎先生所類觀瀾集收枚乘詩數章題曰古詩注謂不知時代又失姓氏但云古詩林先生未見玉臺新詠故爾。

### 鷓冠子

三山老人語錄云。性命生死之說。自秦後。賈誼獨窺其奧。其爲長沙傳。賦鵬自廣。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無不可。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離形。超然得喪。乘流則逝。得坻則止。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泛乎若不繫之舟。此語自漢以來。皆不能出其右。漢文帝朝。惟賈誼穎然獨出。論性命盡天地。後世無以加也。僕謂誼此等語。皆出於鷓冠子。案袁淑真隱傳。鷓冠子楚人。隱居深山。以鷓爲冠。號鷓冠子。著書言道家事。馮諼事之。顯於趙。劉向亦載其事。前漢藝文志有鷓冠子一篇。今所行四卷十五篇。如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貴賤無常。物使之然。皆出於是。韓退之獨非其書。以爲好事者僞爲。是本反用鷓賦以文飾之。非誼之有取於此也。晚進小生。不敢妄據此書。書此以俟識者。

### 武王鏡銘

唐太宗曰。朕以銅爲鑑。可以正衣冠。以人爲鑑。可以知得失。此正周武王之意。案武王鏡銘曰。以鏡自照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知吉凶。非出於此乎。

### 用張家故事

張子野晚年多愛姬。東坡有詩曰。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正均用當家故事也。案唐有張君瑞。遇崔氏女於蒲。崔小名鶯鶯。元稹與李紳語其事。作鶯鶯歌。漢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

又曰。張祐妾名燕燕。其事蹟與夫對偶。精切如此。鶯鶯對燕燕。已見於杜牧之詩曰。綠樹鶯鶯語。平沙燕燕飛。前輩用者。皆有所祖。魯直作蘇翰林出游詩曰。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皆用本家故事。而不失之偏枯。可以爲法也。僕嘗有一詞。爲張儀真壽曰。三傑後。福壽兩無涯。食乳相君功未既。嫵眉京兆眷方茲。富貴莫推辭。門兩戟。卻棹一綸絲。蓴菜秋風鱸膾美。桃花春水鱖魚肥。笑傲雪溪涘。

杜詩用玉盤二字

吳曾漫錄曰。梁沈約詠梨詩。摧折非所慙。但令入玉盤。梁簡文朱櫻詩。已麗金釵瓜。兼美玉盤橘。故子美詩。竹裏行廚洗玉盤。僕謂前後賦果。蔬用玉盤字。何可勝數。不獨此三人而已。如江淹楊梅頌云。爲我羽翼。委君玉盤。梁武帝詩。玉盤著朱李。金杯盛白酒。梁簡文橘詩。無假存雕飾。玉盤子自嘗。徐摛橘詩。愧以無雕飾。徒然登玉盤。謝惠連橘賦。受以玉盤。登君子堂。吳均橘賦。金衣之果。亦委體於玉盤。王維櫻桃詩。中使頻傾赤玉盤。似此甚多。不可縷舉。漫錄謂子美用此二字。起於沈約。非也。

挽河洗兵

吳曾漫錄曰。杜詩有洗兵馬。末云。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案說苑。武王伐紂。風霧而乘以大雨。散宜生諫曰。此非妖與。王曰。非也。天洗兵也。僕觀梁簡文詩。洗兵逢驟雨。送陣出黃雲。裴行儉碑曰。洗兵諾真之水。刷馬艸心之山。此皆有洗兵之語。所謂挽天河語。子美之前罕聞。張說詩。貫索挽河流。

漫錄曰。食可以言頓。世說。羅友曰。欲乞一頓食。僕謂頓字。豈惟食可用。如前漢書。一頓而成。是言事也。唐書。打汝一頓。是言杖也。晉書。一時頓有兩玉人。是言人也。宋明帝王忱嗜酒。時以大飲爲上頓。是言飲也。豈獨食哉。續釋常談。引世說。以證一頓二字出處。不知二字已見前漢書矣。

### 陳平祖人故智

陳平祖人故智。如說漢王曰。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問其君臣。疑其心。破楚必矣。此意出於尉繚子。尉繚子說秦王曰。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羣臣。以亂其謀。不過二三萬金。卽諸侯可盡矣。又如當諸呂用事之時。日飲醇酒。戲婦人。此意出於信陵君。信陵君自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之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平之二策。無乃祖此乎。石林謂飲醇酒。戲婦人。以遠世故。蓋自陳平以來。用此策。失記信陵君之事乎。

### 俗語有所自

曾漫錄曰。江西俚俗。罵人曰。客作兒。案陳從易寄荔枝與盛參政詩。橄欖爲下輩。枇杷客作兒。僕謂斥受雇者爲客作。已見於南北朝。觀袁翻謂人曰。邢家小兒。爲人客作。章表。此語自古而然。因知俗語有所自。近龔養正作續釋常談二十卷。僕病其未廣。更欲續之。未果。姑疏大略於茲。樓羅見南史。嚙門見晉書。主故見東漢。人力見北史。承受見後漢。證左見前漢。相僕見吳書。直日見禮記注。門客見南北史。察子見唐書。駟儉見前漢。求食見左傳。措大見唐書。高手醫見晉書。小家子無狀子見前漢。浮浪人



見隋書。茶博士見語林。酒家兒見變布傳。廚下兒見吳書。家常使令見衛子夫傳。快活三郎見開元傳。信錄。掉書袋見南唐書。同年友見劉禹錫集注。齋襪錢年月日子入粗入細。看人眉睫。見南北史。近市無價見曾子。巧詐寧拙誠見說苑。十指有長短。痛惜皆相似。見曹植詩。賣漿值天涼。見姜子牙語。近朱亦近墨黑。見傅玄太子箴。積財千萬。不如薄藝隨身。教兒嬰孩。教婦初來。見顏氏家訓。生爲人所咀嚼。死爲人所權快。見左雄語。舉頭三尺有神明。見徐鉉語。龍生龍。鳳生鳳。見丹霞語。對牛彈琴。作死馬醫。冷灰豆爆。皆見禪錄。似此等語。不可枚舉。今鄙俗語謂不在被中眠。安知被無邊。而盧仝詩曰。不予衾之眠。信予衾之穿。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而趙世家曰。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謂讓一寸饒一尺。則曹氏令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謂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喫飯。而曹氏令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又如謂一雞死。一雞鳴。此語亦有自也。觀前漢邳都傳曰。亡一姬。復一姬。疑是此意。譌一姬爲一雞耳。

白鷗波浩蕩

漫錄曰。東坡謂杜詩。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波乃沒字。謂出沒於浩蕩間耳。漫錄謂予觀鮑照詩。有翻浪揚白鷗。李頎詩。有滄波雙白鷗。二公言白鷗而繼以波浪。此又何邪。僕謂善爲詩者。但形容渾涵氣象。初不露圭角。玩味白鷗波浩蕩之語。有以見滄浪不盡之意。且滄浪之中。見一白鷗。其浩蕩之意可想。又何待言其出沒邪。改此一字。反覺意局更與識者參之。或者又引鷗好沒爲證。僕案禽經。鳧好沒。

鷗好浮。

東坡賞花詩

漫錄曰東坡賞花詩曰仙花不用剪刀裁。國色朝酣卯酒來。太守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南部新書記嚴暉詩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椽。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東坡全用此兩句。僕謂用前人一聯。足以己意。古人蓋有此體。觀宋子侯董嬌嬈詩曰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旁。花來自相對。葉葉自相當。而曹植豔歌曲曰出自薊北門。遙望湖池桑。枝枝自相值。葉葉自相當。但易枝值二字而已。意則一也。唐人詩多有此體。如昌黎詩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休。而杜荀鶴則改一字曰誰人肯向死前閒是也。

棠陰蠻榼

以人惠愛用棠陰事。本召伯蔽芾甘棠之義。據詩無陰字。然用棠陰字久矣。如謝莊策文棠陰虛館。梁簡文詩棠陰君詎鄰是也。又有一棠陰事。見沈約碑曰痛棠陰之不留。注落棠山日入之地。今人類知棠陰爲甘棠之陰。而落棠山事鮮有知者。白樂天詩有兩小蠻事。如楊柳小蠻腰。卽公侍姬也。如曰小花蠻榼二三升。曰還攜小蠻去。試覓老劉看。此小蠻乃酒榼名耳。

功參微管

語有不當文理。而承襲用之。不以爲異者。如宋氏詔曰謝元勳參微管。陳蕭沈表曰功深微禹是也。取微

管仲吾其被髮。微禹吾其魚之謂。而曰勳參微管。功深微禹。似不當文理。前此潘安仁詩。嘗曰豈敢陋微管。謝玄暉詩。微管寄明牧。後此如劉義康傳。臣以頑味。獨獻微管。傅亮碑。道亞黃中。功參微管。似此用微管甚多。任彥升彈文曰。惟此庸固。理絕言提。取毛詩言提其耳之義。謂言提歇後語。陳梁書中亦有是語。

不磷不緇

論語磨而不磷。涅而不緇。今讀磷字。多作去聲。讀緇字。多作平聲。而古來文人以磷字爲平聲。如摯虞傳。咸以至李杜元白之流。皆然。緇字作去聲。協見沈約高士贊。今禮部押韻。緇字只平聲一音。蓋當時未分四聲。故爾。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要字合作去聲。讀故高適詩。憶昔相逢論久要。哂君與我輕常調。曾文清公詩。久要不忘吾輩事。交情自昔幾人全。皆作去聲。用而張孟押韻作平聲。收謬矣。又如君子道長。稱物平施。長字施字。竝合作去聲。讀而傅咸韓退之詩。梁氏詔。竝作平聲。用天子萬乘。諸經音訓。皆作去聲。而傅咸高祖贊作平聲。協此類難一二記。

續釋常談

龔養正著續釋常談。僕恨其搜羅未至。推究未廣。蓋嘗以耳目所及。拾其遺者。疏大略於前矣。所謂推究未廣者。亦匪一端。姑摘其顯然者言之。如家貧親老。則引新序閔丘印之語。不知子路曾子蓋嘗有是言。如痛入骨髓。則引吳王濞鄒陽之語。不知越句踐晉文公夫人樊於期韓信亦有是語。如親家公。則

引五代史。不知已見於北史。淚闌干。則引談藪。魏元景。不知已見於吳越春秋。人倫鑒。則引南史。不知已見於後漢書。所謂驕子。所謂太公。所謂博徒。竝引後漢書。不知皆見於史記。所謂姑夫。引五代史。不知已見於禮記。所謂姊夫。引元氏集。不知已見於三國志。所謂市買。引魏略。不知已見於田蚡傳。所謂待罪。引韓延壽康衡。不知已見於季布。所謂一通。引獨斷。不知已見於仲長統。所謂某甲。引三國志。不知已見於左傳注。所謂郎君。引世說。不知已見於後漢書。焦仲卿詞。此類不一。雖然。天下之書。豈能徧睹。持尺寸之綆。而欲窮萬丈之泉。多笑其不知量也。

### 養鷹化鳳

陳登謂呂布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以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爲用。飽則颺去。權翼拾其說。指慕容垂謂苻堅曰。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颺去。皇甫嵩謂董卓曰。昔與公爲鴻鵠。不意今日變爲鳳凰。范雲拾其說。謂江祐曰。昔與將軍俱爲黃鵠。今將軍化爲鳳凰。

### 唐突

漫錄曰。律有唐突之罪。按馬融長笛賦。犇遞礪突。注。徒郎切。以唐爲礪。李白赤壁歌。鯨鯢唐突留餘跡。劉禹錫鏡詩。瓦礪來唐突。此唐突字。魏曹子建牛鬪詩。行彼土山頭。歛起相搪突。見太平廣記。僕謂礪搪唐三字不同。皆一意爾。東漢陳羣曰。蕪菁唐突人。蔘在諸人之先。正用此唐字。若引曹子建詩。用搪突字。則魏志。子建謂韓宣。豈應唐突列侯。又用此唐字矣。晉人無鹽唐突西施之語。乃用漢人之意。豈但

見於唐人劉李二公而已。漢碑有乘虛唐突之語。孔融傳有唐突宮掖。

青谿一曲製一弄

琴書曰：蔡邕嘉平初入青谿，訪鬼谷先生所居，有五曲，一曲□一弄，有游仙曲、綠水曲、馬融甚異之。文類  
俗說曰：邨僧施青谿中泛舟，一曲處輒作一篇詩，謝益壽見其詩而嘆曰：青谿之曲復何盡。

前輩與叔手帖

漫錄曰：晏元獻與兄手帖曰：殊再拜。莊客至，知大事禮畢云云。此外希順變不備，殊再拜十一哥十一嫂。  
僕家有富鄭公一帖，正與晏元獻一同，前後皆云弼再拜，幾叔幾孀，乃知前輩以再拜二字施於尊長，  
不肯輕用，而今人或用此二字，則以爲輕己，雖平交亦不敢，況兄與叔乎。

集靈宮

漫錄曰：文忠公集古錄謂武帝集靈宮，他書皆不見，惟見西嶽華山碑。桓君山賦序云：余少時從孝成帝  
出祠甘泉河東，見郊先置華陰集靈宮，在華山下，武帝所立，欲以懷集仙者。僕觀三輔黃圖，有集靈宮  
集仙宮，俱在華陰縣界，豈得謂他書皆不載，惟見華山碑。漫錄引桓君山序，見亦未廣也。

# 野客叢書卷第三十

## 古本漢書

前輩論作史諸王合自敍一處。如陳書唐書之類。正得其例。然往往多混於諸傳之中。其體蓋祖班固西漢之作。不知班史以諸王雜於諸傳之間者。蓋今本爾。古本班史正自別作一處。按劉之遴傳。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謂今本高五王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王宣元六。王雜在諸傳後。古本悉類外戚傳下。陳頊傳前。則知古本班史蓋如此。分於諸傳之中者。乃後本爾。不特此也。又謂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古本敍傳號中篇。今本稱爲敍傳。今本敍傳載班彪行事。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傳在西域傳後。而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而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仗劍周章。邦之傑兮。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騰。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談。而今本無此卷。似此九十條。今本與古本不同如此。所謂古本漢書。乃蕭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蕭琛有漢書敍傳。僧曰。三蒼老相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祕之。乃以餉鄱陽王。見蕭琛傳。

猫鬼

南北朝多事蠱毒。有所謂猫鬼者。觀隋獨狐陁傳。其家每夜以子時祀猫鬼。言子者鬼也。其猫鬼每殺者。所死之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故當時下詔禁之甚力。謂畜猫鬼之家。投四裔。僕始不曉猫鬼爲何物。因觀巢氏病源。如猫鬼乃老狸野物之精變而爲鬼蜮。而依附於人人畜之以毒害人。其病心腹刺痛。食人腑臟。吐血而死。乃知猫鬼如此。

邊韶書眠

宰予晝寢。夫子譏之。寢室也。蓋晝當居外。夜當居內。宰我晝居內。未必留意於學。故夫子譏之。非謂其晝眠也。游夫子之門。安有晝眠之理。後漢書載邊韶晝日假寐。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聞而應之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此雖一時戲語。以僕觀之。韶之爲人。計每每好睡。故弟子有此嘲。非爲其一時假寐而爲是言也。觀韶爲塞賦曰。可以代博奕者曰塞。其次也。試習其術。以驚睡救寐。免晝寢之譏而已。觀此。有以驗其好睡云。

王播入相

人不疑伯夷之貧。不信盜跖之廉。何者。以其不貧不廉之實。素著於聽聞。人信之極也。惟其望實不著。而處於不夷不惠之間。此疑心所不能免。因觀唐文宗相王播一事。知一時之毀譽。亦有屈於名實者。唐史載王播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盤數千。綾絹四十萬。遂再得相。時論鄙之。考其時。正文宗卽位。

之初太和元年事。僕謂文宗固柔懦。然踐祚之始。方以儉德率下。不應受王播所獻。與之爲相。蓋其獻賂事在敬宗末年。文宗初卽位。適除爲相。天下事適相符合。此類甚多。毀譽之際。可不察夫。

### 麋鹿性異

人之服藥。當深辨陰陽之性。與夫本末功用之宜。蓋有同等藥物。而陰陽實相反者。又有一體氣血。而功用之不同者。如麋茸鹿茸是也。今士大夫多以麋鹿茸爲補精益血之劑。而一種用之。而不知二者之性。元自有異。麋茸補陽。利於男子。鹿茸補陰。利於婦人。案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麋角解。鹿以夏至隕角而應陰。麋以冬至隕角而應陽。故知二者陰陽之性不同也。今夫鹿肉暖。以陽爲體。麋肉寒。以陰爲體。以陽爲體者。以陰爲末。末者。角也。其本末之功用不同。又如此。埤雅曰。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長。其次角難長。最後骨難長。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堅。惟麋鹿自生。至兼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雖艸木至易生者。亦莫能及之。此骨血之至強者。所以能補骨血。堅陽道。強精髓也。頭爲諸陽之會。與諸處血不同。今人刺麋鹿血以代茸者。謂茸亦血。此又謬也。

### 聘后金數

漢高制聘皇后儀。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黃金五十斤。馬四匹。晉宋納后。皆嘗引以爲言。而平帝納王莽女。有司奏漢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百萬。莽深辭。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陵家。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爲三千萬。成帝納梁冀女弟。有司奏案漢儀。依孝惠帝納后故事。金



二萬斤。視漢高初制，頓增百倍。其懸絕如此。

畫龍

後漢孔僖，因讀夫差事，歎曰：辟如畫龍不成，反類狗者也。劉注按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以爲畫龍。僕謂此非誤也。蓋章懷太子避唐諱爾。正如令狐德棻後周書引章法保語，古人稱不入獸穴，不得獸子同意，是亦避虎字也。

得一順天錢

麗元英文昌錄曰：後唐同光三年，洛京蕃漢馬步使朱守殷，於積善坊役所得古文錢四百五十六文，得一元寶四百四十文。順天元寶沈存中筆談亦曰：熙寧中發地得大錢三十餘千，錢文皆曰順天得一。僕考唐書志，史思明據東都鑄得一元寶錢，徑一寸四分，以當開元通寶之百。旣而惡得一非長祚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龐始疑史傳無此年號，後得錢氏錢譜，乃知史思明鑄。僕謂此見唐書甚明。元英其未考邪。僕家舊有得一元寶一錢，字文方重如顏體，輪郭甚古，後爲好事者取去。今此二錢人家往往有之。

其唯聖人乎

蜀志引易曰：亢之爲言也，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梁書引易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其視今

易皆去其唯聖人乎一句。蜀志謂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此句甚非。今易中語。王肅謂易上句作其唯聖人。下句作其唯聖人。不知上下皆作其唯聖人者。正如論語天何言哉。禹吾無間然之意。

### 白樸

僕讀元微之詩。有曰。白樸流傳用轉新。注云。樂天於翰林中。專取書詔批答詞撰爲矜式。禁中號爲白樸。每新入學。求訪寶重過於六典。檢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無聞。每訪此書不獲。適有以一編求售。號曰制樸。開帙覽之。卽微之所謂白樸者是也。爲卷上中下三。上卷文武階勳等。中卷制頭制肩制腹制腰制尾。下卷將相刺史節度之類。此蓋樂天取當時制文編類。以規後學者。

### 健兒跋扈

漫錄曰。今以軍爲健兒。往往以杜詩健兒勝腐儒爲證。非也。按世說。祖逖過江。常使健兒鼓行劫鈔。東晉時已有健兒之稱。僕謂健兒之名。見於東漢。觀朱遵戰死。吳漢表爲置祠。爲健兒廟。又見於三國志。甚多。不可引東晉爲證也。又曰。梁冀跋扈。跋扈二字。見詩注。毛詩曰。無然畔援。注。畔援。猶跋扈也。班固高祖紀贊曰。項氏畔援。注。跋扈。僕謂鄭注。班史。皆後漢人語。王莽時。崔篆慰志賦曰。黎奮以跋扈兮。羿浞狂以恣睢。此語朱浮傳。光武詔曰。赤眉跋扈。長安。又在二公之前。馮衍志賦亦曰。始皇跋扈兮云云。

### 武君用百里奚之意

韓信破趙。得廣武君。解其縛。東鄉坐。西鄉而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廣武君曰。亡國

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臣何足以權天下事乎。信曰：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不知廣武君正得百里奚之意。繆公獲百里奚，奚歸釋其囚，與語國事，百里奚曰：亡國之臣何足以問。越王云：范蠡亦曰：敗軍之將不可語勇。繆公謂百里奚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之罪也。繆公與語三日，大說。

八珍

今俗言八珍之味，有猩猩脣、鯉魚尾、與夫熊掌之類。觀李賀曲曰：郎食鯉魚尾，妾食猩猩脣。其說舊矣。又觀呂氏春秋伊說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紂作象箸，必爲玉栝。玉栝必盛，熊蹯、豹胎、晉靈公食熊蹯，臠不熟。

角里

四皓中角里先生，角音祿。今呼爲閣里，則發笑。僕考之，祿亦角也。魯直詩曰：阿童三尺筆，御此老叢棘。石吾甚愛之，勿遣牛礪角。雖讀爲祿，實則角爾。魯直此語，豈無自哉。傅玄盤中詞曰：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是亦以角爲祿也。按玉篇廣韻注：二音皆通用。羣經音辨古岳切，獸角也。禮：黃鍾爲角。音祿。又如字資暇錄謂孔氏祕記虛將來之誤，直書爲祿里。謂詩角里爲祿里。漢魏之人多然。如繁欽祿里先生訓亦書爲祿。資暇錄所謂孔氏祕記者，孔氏卽孔安國。其祕記不可得而聞，其事見抱朴子。

小名犬子

前漢司馬相如。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名犬子。既長。慕蘭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所謂犬子者。卽小名耳。然當時小名小字之說未聞。自東漢方著。相如小名。父母欲其易於生養。故以狗名之。逮其既長。向學。慕蘭相如之爲人。故更名相如。今人名子。猶有此意。其理甚明。非謂其少時學擊劍而名犬子也。觀者不可以上文惑之。師古注謂父母愛之。不欲稱斥。故爲此名。此說未盡。洪駒父作侍兒小名錄。或者又作續侍兒錄。謂搜羅盡矣。觀諸書。知尙多遺逸。欲更續之。未暇也。往往見古人小名小字者。又不得不信。因而筆之。得八百來件。而侍兒倡優等名不錄也。可爲五卷。愧未甚廣。唐藝文志崇文總目。皆謂陸龜蒙有小名錄五卷。恨不得而見之。

### 僮約香方

前輩多謂漢王褒僮約。魯直效之作跋奚奴文。僕謂魯直之前。石崇效之。嘗作奴券矣。唐侯味虛作百官本艸。賈志忠作御史本艸。或者謂前此未聞。僕謂此意祖范曄和香方。曄撰香方。悉以比類當時之士。如曰麝本多忌。比庾炳之。荅董虛燥。比何尙之。詹唐黏溼。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元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丹松蘇合。比慧琳。沈實寡和。以自比。況所不同者。此以人。彼以官耳。

### 以點心爲小食

漫錄謂世俗例以早晨小食爲點心。自唐已有此語。鄭儂爲江淮留後。夫人曰。爾且點心。或謂小食亦罕知出處。僕謂見昭明太子傳曰。京師穀貴。改常饌爲小食。小食之名本此。又謂陳江總怨行詩曰。團扇

篋中藏不分。織腰掌上詎勝情。按羊侃有舞人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掌上舞。僕謂趙飛燕體輕能掌上舞。見外傳。漫錄何舍此舉彼邪。

民應如蘭

班固作文帝敍贊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艸。用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艸意也。而潘岳作晉世祖誄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蘭。傅玄四箱樂歌曰。上教如風。下應如卉。古詩曰。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鳧。而沈約詩曰。盈尺書綢繆。欲寄東飛鳧。

五總龜九齡

唐書載殷踐猷博學。與賀知章相善。知章嘗號爲五總龜。謂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而顏真卿所撰踐猷墓碑曰。顏元孫韋述。賀知章。陸象先。與踐猷凡五人相聚。故曰五總龜。其說不同。又今稱一齡爲一年。如揚子童烏九齡。孫綽越在九齡。皆以九齡爲九歲。不知文王世子夢帝與我九齡。以九齡爲九十歲矣。

火浣布

嘗見一雜說論火浣布。或謂木皮所織。或謂鼠毛所織。未知孰是。僕謂二說皆有之。觀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上有鳥獸艸木之皮。則其鳥獸之毛也。又按沈約宋志。炎洲在南海中。有猪獃獸。人捕之。斬刺不傷。積薪烈火。縛以投火中。而此獸不焦。又火山國家有火。雖雨不息。火中有白鼠。然洲上林

木得雨則皮焦得火則皮白。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織布爲火浣布。若是木皮鼠毛皆可爲布也。

### 足寒傷心

隳養正續釋常談謂足寒傷心。人勞傷骨。見朝野僉載。俗諺篇。僕謂此語引者甚多。其源出於黃石公三略。其間如劉子五代史皆嘗引以爲言。不但僉載也。賈誼書曰。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董仲舒策曰。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猶金在鎔。惟冶者之所鑄。此等語皆見管子。

### 劉琨盧謔贈答詩

文選載劉司空琨盧中郎謔贈答詩。止一二首。而琨文集載贈答詩。往返四首。琨重贈盧謔詩。有曰。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何意白鍊剛。化爲繞指柔。今選本傳俱載是詩。而不聞盧謔所答。按琨集中有謔答曰。誰言日向暮。桑榆猶啓晨。誰言繁英實。振藻耀芳春。百鍊或致屈。繞指所以伸。皆答其意也。又按琨集。先是盧子諒謹牋詣劉司空。并贈司空詩。然後劉司空答子諒書與詩云云。今選先載答而後載贈。失其序矣。鍾嶸詩品曰。越石詩。其源出於王粲。善爲悽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旣體良才。又罹厄運。故善敍喪亂。多感慨之詞。中郎仰之。微不逮矣。觀此。有以見二公之淺深。考唐藝文志。劉琨集十卷。僕家藏正本十卷。